

世界名著

# 甘地奮鬥史



廿地奮鬥史

林青題



## 小言

甘地的偉大，不是我三言二語所能述說的，他的愛國精神是每一個中國青年所當引爲模範的！甘地在最近二十年中爲印度奮鬥到底，既不愛錢，又不怕死，他所以能如此光明的緣故，實在是爲他實行他豐富的宗教生活。

回顧我可愛的中國，像甘地的領袖們也許正在產生，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所以我希望讀者諸君，連我自己以內，會人人學做一個甘地。

本書是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所著，由米星如先生與我合譯，初版

於數年前在上海出版，由美以美會書報部發行，茲蒙該部主任羅運炎博士，慨允另外裝版，由國光書店發行，使我心中一樂，因為這書行文暢達，富於感動力，讀了這書受感的人很多，而且決志倣效甘地的，亦大有人在，別的书也許可以不看，這書非一讀不可，這是我敢深信的。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頌燕於上海。

甘地奮鬥史 (Mahatma Gandhi)

上部

原著者

法國文學家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一)

默哈德謨甘地，其人的樣式，是很弱小的，但他的眼睛却很大。並且黑而有光，從這裏正可表現一種特別的溫和慈愛來。他的頭上，平時總是戴着一頂白的小帽，身上所着的也只是白布的粗服，脚是赤着，不着任何種的鞋子。他所食的只是米飯和果實，飲着清水。他每晚睡在地板上，睡眠的時間很少，因為他把許多長久的時間都完全用

在操勞的工作上面。綜看他的爲人，真不禁要使人希奇！他的身體是那樣的弱小，而他的事業却又那樣的偉大。他的生平，按其實際，也不見得有什麼別的長處，足以勝過普通的人們，只有他的那種堅忍不磨的意志和熱烈的愛心，却頗足令知之者驚嘆而佩服。所以人會在南亞非利加遇見他，而致稱他爲中古時代的聖佛蘭斯。(St. Francois of Assisi)

他生活的簡單，竟像一個小孩，但其行動則極能溫柔和睦，即便驟遇艱難的大變，也從未有什麼疾言和怒色。他具有純粹的正直性的遺傳，並且又十分的謙沖，無論對誰，從沒有一些驕矜的顏色。因此，不免有人要說他是一個胆量懦怯而少有毅力的人。但是實際上他

極能努力和環境奮鬥的大勇者。他從來不肯接受什麼折衷的辦法，他只相信真理是絕對的，故他不肯輕易改變他的主張。——但他決不是自私者，他自己若看出自己的過失，便也能立刻坦白無畏的陳述出來，正和他指摘別人的過失一樣。

至於，說到那些外交上種種詭譎欺詐的手段，他是從來未曾知道，即在演講中，也未曾用過什麼誇張和擒縱的方法去騙人。他對於無論誰對他在羣衆前或大的集會中的讚美，並不能引起他的歡欣和自足，並且有些不大願意，他對於一般烏合的羣衆，實是抱着十分的畏忌，不願和他們在一起合做什麼暴動的事。更不喜愛他們的擁戴和服從。他喜歡和少數的人們來往，但最好還是讓他幽靜的獨處，默聽他自

己心中的微聲。

他在演說的壇上，一些也不張揚，只用鎮靜的態度和智慧的言語去表露他心中的意思。他說得極其清晰，雖沒有什麼抑揚的音調，但由他那出於真摯的情詞，却也大足感動千萬的聽衆。他在演說時並不<sup>用</sup>什麼表情的手式，只是那種簡單而確切的言語，却能使無量數的人們竭誠的願意傾聽他的言論，並且真實的信從他的主義。所以這人就<sup>是</sup>鼓動三萬萬久經強力屈服的民族起來，做一種現世紀簇新的民族大運動，以反抗英吉利帝國主義的政府，而使之有根本動搖的趨勢。這人也就是現代第一個把二千年來最堅固熱烈的宗教精神介紹到政治裏去的實行者。



(一)

甘地的本名是默哈德，凱芮孟親，甘地。(Mohandas Ka'amcha-  
nd Gandhi)在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生於印度西北方名叫拍兒木德(Po-  
rbandar)一個半獨立的區域裏，那所城名是被稱做『白城』，(White  
City)靠近荷馬(Oman)的海邊。

他的本族，原不同於懦弱無聲的小族。是很以勇悍鬥狠著稱，因  
此便不能安然相處而致離異了。其族人大半善於經商，所以他們的足  
跡便遍布於全國。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會做過百姓們的領袖，他們都  
是因性情爽直，就屢受仇人的逼迫，常常從仇人手中逃脫，所經過的

無數危險的生活。他的家資，也可稱得起『小康』，家世雖然不是印度最高的階級，但也是富於知識的望族。

甘地的父母，都是隸屬於『靜』(Jain)教派，這教派的信徒，是以不殺生爲其根本的信條。從這信條中甘地得着深透的參悟，他將由自己把這種道理宣傳出來，勸導世界上的人類共同遵守。在這個教派中的信徒，都是深信着愛是人生中重要的大綱，由此大綱可以引領人到上帝處去；那真不是知識所可做到的工作哩。這種信仰對於甘地的人生，實不能不承認其有極大的影響。

甘地的父親對於物質方面，並不十分重視，故對於自己的家產也就十分的淡漠，及至他將死的時候，並用其遺產賙濟貧民；因此家境

就有些場、蹶了。他的母親却是一位極熱心於宗教的女子，伊平日尊重宗教上各項的信條，並實行禁食，調濟，救難，扶危……等等宗教上的美德。伊們家庭中每日必須誦讀著名的經典 *Ramanyana* 也可見伊們信心的誠篤了。

甘地的第一個教師（想係家庭教師——譯者）是一婆羅門教徒，他很注重的教他習誦維士努 *Vishnu* 經典。當甘地幼時，便入了那城中小學校去讀書，嗣後轉入高等小學，那學校便是在他家的鄰近地方。他在十歲時入一個中學校攻讀，至十七歲便進了大學。因為他受家庭教育的時期不長久，很早的便受了學校（此種學校是英政府所辦設的）的教育，所以對於印度梵文的經典，便未能十分嫻習，因此他對

於英政府在印度的教育政治表示十分的不滿意。然而他對於印度宗教上的知識，却也頗有造詣；因為他雖然不能完全從各項經典的原文中探索本國的典籍，但他却能從本國的譯文裏參悟。當他小時，在自己的思想中，對於宗教的觀念有一個長期間的戰爭。他和一般青年的朋友，那時目擊印度教拜偶像的儀式，竟要推翻一切宗教上的信仰，他們不再跪拜，更不願吃素，因此受了社會上猛烈的攻擊，幾乎把他的人生壓制得一蹶不振。

他在八歲上便訂了婚，十二歲就結了婚，（註一）十九歲入英國倫敦大學攻習法律科。當他將離開印度預備往英倫去時，他的母親會命他當面立下三種誓願：（一）不飲酒。（二）不食肉。（三）不親女色。

他向他的母親立誓了以後，便在一八八八年九月赴英。當那時他初到英國，目擊倫敦的繁盛，竟有不知所措之勢，由於耳濡目染，他便極力的模仿英國人的各種習尚起來。他在倫敦城中浪費了不少的金錢，吃盡許多苦楚，徃往上了別人的當，這樣吃虧的生活，他過了幾個月，便漸漸的知道這是大不對的。於是乃發憤讀書，撇棄了一切的外務。當那時有一個朋友會送他一本聖經，但他却未曾注意。因為那時他在學校裏修身的時候，只讀着印度經典 Bhagavad Gita，對於別項經典就無暇多顧了。他在那本經典中實會得着許多的美感，從此他便復信了印度教，以為寶貴的救法，便藏於其中。

（註一）甘地本來對於印度童年結婚的風俗，表示反對，其理由

便是他相信童年結婚足以弱種而亡國。但他一方面却也得着童年結婚的好處，因為他在童年結婚，便和其妻的性情習慣雙方都易調洽，所以他的妻能夠輔助他的事業，而與他同嘗甘苦。

一八九一年，他從英倫返印度，在這次返國時，却有一件事不禁使他十分的憂傷，因為在他尚未到家的時候，他的母親便因病而逝，他的母親的死耗，在他到家的時候，方才知道，他固是極愛敬母親的，所以便哀傷逾恆。他歸國後，不久便在彭貝 (Bombay) 做了高等審判廳的律師。他度這律師的生活，直到數年之久，隨後便自己發現這種職業是不公道的，是對於人民沒有什麼益處的，便毅然地拋棄了律師的高尚地位。(在印度做律師，實是很高尚的職業——譯者)但

是，我們終須知道，當他身任律師的時期中，對於沒有充足理由和不公道的案件，也從未爲他們辯護過一次。

那時他曾結交了許多朋友，那些朋友對於他將來的事業頗有影響，尤其是其中的兩個人。一個就是哥凱赫爾教授，(Prof. Gokhale)他是當時一位很著名的教育上的政治家，是提倡改良印度教育制度的第一人。另一個便是杜德伯海，(Dadabhai)是彭貝地方一個很有勢力的人，也是政治上的改造家，是主張印度國際運動的第一人。他們二人，都是十分聰慧敏捷，並且很富於愛心的，他們的人格更是十分的高尚。對於甘地的影響，故獨能極其深遠和偉大。他們同時是現代印度民族運動中最新穎的人物，只是可惜他們在政治上的理想，常受環

境上的壓制，不能受當時社會上相當的敬仰和信任。惟有甘地獨能認識他們，傾心於他們，以爲他們便是『少年印度』的明星，他們替國人所求謀的幸福，却不能令國人明白他們。他們和甘地認識了以後，給甘地以無數的輔助和暗示，即如當一八九二年，杜氏曾向甘地說過：『……希望你不要逞着少年血氣的勇性，不可以惡報怨，要當以善勝惡（ahimsa）……』這話對於甘地的理想和見解，其關係是如何的密切啊！

### (三)

甘地從前的事業，從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可以分做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自一八九三到一九一四年，這是他在南非利加洲所經營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自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二年，這是他在印度所經營的時期。

在第一個時期中，他在南非洲做下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大事；這些事非僅關於印度人的自由，而且是全世界被欺壓民族反抗精神的表現，不過這些事雖會震動了亞非兩洲的民族，而歐洲各政府却一些也未曾知道，這真是一件最稀奇不過的事，我們由此且足見歐洲一般政治家視線的短小了。那時他所經營的事蹟，不但是我們所不能幾及；並且那種事業的偉大，精神的深遠，也足以使他自己和所經營的成績同受着相當的崇敬，而立於永久不敗的地位了。

當一八九〇到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有十五萬印度人到南非洲尋覓他們的生活，那時先居於南非的白種民族便設法拒絕他們，並且，南非的政府用強暴無理由的法律，逼迫他們迅速離開其領土的範圍。所以那時在南非的印度裔民，受了許多酷虐的暴政，時時加增他們的賦稅。有時竟橫加毆擊，往往因之死亡者為數甚多。這是種族歧視的結果，也便是白人逼迫印度民族事實中的一斑。

在一八九三年，甘地便到了南非利加洲。那地是他從前絕未去過的，所以他在蘭陶 (Natal) 便被人拒絕在旅館的外面，受了各種難堪的欺侮和毆辱。這種難堪的待遇，是他從有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因為他在本國，原是居於尊貴的階級，並且一向是受着白種人們的尊敬

和友愛，現在驟然身受這樣的痛苦，在他差不多是極端反常的事，因此他就大大的憤怒，便想立刻離去；但終是因為和別人已訂下了一種契約的關係，也只好忍耐着用一種克制自己的工夫，勉強度過一年中困苦艱辛的生活。

他的契約期快滿了，他也將離開南非而返印度了，但在這時，他却已經知道南非政府將要設法驅除他的同胞，於是便毅然以保護僑居南非同胞之責，放在自己的肩上。因為那時在南非的印度僑民實在是可憐已極，他們沒有什麼人保護，任憑白種人的虐待，只可婉轉呻吟俯首掙扎於其勢力之下；而甘地自己却又是一個法律的專家，自然不得不起來為公理說話，為他的受壓迫的同胞辨護，而盡其所當盡的天

責啊。

當那時候，在南非政府裏忽然產生一種極無理由的法律，由於這種法律，是要將亞洲的民族完全驅逐於南非的領土之外！甘地既經知道，便立刻挺身反對，雖然經過了許多的艱阻曲折，但終歸正義彰顯，甘地得了勝利，使那條法律未得通過。此後他便在蘭陶組織了印度人的議院，和教育的機關，極力使印人皆有受教育的機會。過不多時，他又創辦了印度的思想界。(Indian Opinion)這種報紙是由四種文字組合而成：一是英文，其三皆為印度的文字。他這樣為同胞們盡力，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勞苦和倦乏，他只深深的覺着這是為正義公理做事，是自己應盡的責任！他所做的事業，又常使他看出其相當的效果

，於是他便決意留身南非，做他那些可憐的同胞中的一個。他那時仍舊是以律師爲業，他的營業很發達，年可收入四五千金磅，但他把這樣鉅額的進款，都分散給他那些可憐貧乏的同胞們。這時他自己對於各種別項生活的關係都完全捨棄，只情願和印度的同胞共受甘苦，極力的宣傳他所主張的『以善勝惡』主義，而勸人勿尚暴力，勿行決裂的蠢動。

一九〇四年，他在富力開（Phoenix）地方，開闢了印度農林的殖民地。其大概的方法，是依照着托爾斯泰所立下的鄉村規模。（註一）那時既有了這種農林的制度，足以爲他們生活的根據地；他自己便也投身其內，和同胞們同時操作。在他的這種制度之下，凡是同志者

，便都可得着相當的土地，以資耕種。他着實爲他們做了許許多多服務犧牲的事業，因此便感化了他的十數萬同胞，都各情願依着他的計畫實地做去，於是漸能脫離了南非政府一切的牽制。而他們那農村中，不久也便有富人們還往居住，於是實業的計畫，更加擴張起來。那時南非政府的勢力雖然強大，但終也奈何他們不得了。

（註一）托氏在未死之前，見了印度的思想界以後，便很能對甘地表同情。在他將死的那一年——一九一〇年——他寫信給甘地，熱烈的讚美着，以爲甘地所倡『以善勝惡』的主義，便是『愛的根源。這樣方足以使全世界人真誠的聯合起來，這是耶穌愛的律法，這律法是大公的，正義的，也是十分對的。』

我們試想當紀元後第一世紀中，基督教中第一批的基督門徒，也會受過羅馬政府的逼迫，而放出百折不撓不稍畏縮的精神，這精神是千古人們所當敬拜欽仰不忘的；但甘地非特具有這種勇毅的精神。且更能進一步，不去抵抗反去輔助，這真更值得我們的注意了。譬如在一八九九年，發生了布爾（Boer）之戰，他便組織了印人的紅十字會，馳往戰區，為傷死的戰士們服務。他在戰線內兩次幾乎被砲彈打死，但他雖歷千險，也毫不喪其壯志，灰其熱心，並且更加奮勉而堅決。一九〇四年，鄰近一城，發生極駭人的瘟疫，他便到那裏開辦了一所治疫的醫院，救活許多人命。一九〇八年蘭陶的土人叛政府而獨立，他便組織了一枝勁旅，保護地方的治安，這事也使那威嚴自私的政

府知道感激。所以他是非特不以暴力反抗暴力，且能援助其危厄，救濟其不足。然而，他雖是這樣的爲白人服務，却不能使他們感化，且轉而忌恨之。所以有時竟藉故把他捉進獄去。當他做了許多爲人服務的事，政府便向他致謝，在致謝後不久的時候，却忽又反面若不相識的逮捕他如同待遇一個囚犯。這事在他自己的演說裏，也屢屢用極有興趣的言語述說出來，也且不禁失笑哩。他有的時候受逼迫，做種種難受的苦工，並且要受多人的攻打，屢瀕於危，但他却能獨排困苦艱難，而不稍改其初志，且更因苦難而益堅定其宗旨。

一九〇八年，他著了印度的自治，(Hind Swaraj) 在那書中，是說到印度的自治，當以犧牲爲人的事業爲其根本的目的，恰似愛人和



平的福音。他的這種政策，自一九〇七到一九一四年中，激蕩着運動着十分厲害。雖然那時也有寬容而仁慈的英國人，不滿意於英政府對待印度的種種政策，以爲虐待印度人實屬不應該的事；但這種主持公義的論調，其勢力極爲薄弱；故自一九〇六年南非的英政府糊糊塗塗的通過了不准亞洲民族入境的法律以後，便使甘地更不能不擴大其計畫，而堅定其主張了。當時有數千萬亞洲的各種民族，聯合起來作一種大規模的運動，一致服從甘地的『以善勝惡』主義。那時政府便指他們爲叛逆，將他們驅入監獄中去，並且因爲獄小不能容，又將他們驅入野外的鑛穴裏去，於是有極多的人民，在這次役內死亡了。甘地自己也會被捕入獄共計三次，於是有極多數的印度人聚集着特開空前

的羣衆大會，羣衆的憤怒已達極點，乃釀成罷工等極大的風潮。這樣聲勢浩大的運動，便震驚了非亞兩洲，因此英皇的代表便不得不質問南非當局，而嚴詞譴責其措置的失當。因爲甘地有這樣百折不撓堅定的意志，所以他的主義到底得了勝，那強悍的暴力和威權，到底要屈服於其溫柔慈祥的勢力之下。有一位斯麥茲(Smits)將軍，當一九〇九年的時候，尚堅持着待遇印人應該『取嚴厲政策，雖殘惡也不害於義』，的主張，但過了五年之後，却也自己反對他從前的主張了。嗣後英政府派人到南非調查，便免去印人每人三磅的『人頭稅』，且准許印人在南非自由工作和殖民。在這裏我們更可以看出甘地於最近二十年中的大犧牲，終能把他的主義行出去，而得勝強暴的武力了。

## (四)

甘地從南非洲回到本國，大受印度人的歡迎，羣推他做他們的領袖和保護者。自二十世紀初葉直到現在，在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便日見擴張。當距今三十年前，有英國人也能設法輔助他們的運動，所以他們就設立了印度人的議院。這種議院的責任，說來極其好笑，一方面是要供給印人的自由，一方面却又須服從着英國的政府。當那時已經開始，結果蕞爾小邦的印度竟佔了最後的勝利，這實給印度人以極深刻的刺激，他們由此知道亞洲民族不見得便弱於白種人民，在這時便是亞洲民族振興的一個絕好機會，於是就有了許

多印度的志士們紛紛興起，高唱獨立的運動，當時他們的議院中，更有一派急進的議員，助給他們以不少的勇氣。但是他們這次的運動，並沒有什麼效果。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了——哥凱赫爾氏仍是他們議院中的議員之一，他是很能為英政府盡忠的。那時議院中分了許多黨派，他們雖然同以印度獨立為目的，但他們中間的主張却很紛歧：有的是主張和英政府合作，有的却竟欲立刻把英人完全驅逐出他們的國境；有的主張效坎拿大的政權，為英國聯邦之一，有的則欲如日本的獨立，不層做別人的附庸。甘地處於這種黨同伐異的政潮中間，獨能力排眾議，仍舊提倡在南非洲所用過的老法，他要將這老法子移到印度本國中來，這便是消極的抵抗，「以善勝惡」的主

義。這種主義在他所著的印度的自治中說得十分詳細，他所主張的第一步是要實地研究印度的現況，不肯糊塗的抵抗，更不贊同武力的暴動。一九一四年，大戰已經開始，那時他一點也不仇視英人，並且爲英戰團組織了救傷隊，往倫敦去幫助傷兵。一九二〇年他寫信給他在英國的同胞們說：『我在從前的二十年公共生活當中，我深覺得英國人自己裏面並沒有對他們國家的効忠勝過了我的；我爲向英政府盡我的忠忱，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但到了十九年的時候，我便知這樣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現在，我更是沒法和英人合作了』。這並非他故作憤慨過分的話，其實是難怪他，抱着這樣的觀念，正不只是他一個人，可以說印度全國的人民，正同他一樣哩。並且，在英國人方面，

對於印人的待遇，也當深覺今昔的不同。當一九一四年，英人都以為他們正在爲公義戰爭，並且向印人這樣說：若使他們能夠在這次大戰中輔助英國政府，便允許他們以自治的自由。於是印人舉國奮興，只圖拚命的爲英政府効力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英國在印度的當局，便允許印人將有一個自己的政府，專對印度人民負責，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印度的英政府的代表備了正式的請願書，把印度政治改良的計畫，直接上之於英國政府。那時協約國正是處於危急存亡的時候，所以英國首相老喬治便向印度人請求說：『你們自治的時期已經到了！』於是印度全國的人民都大喜若狂，甘地的喜悅，正和他們一樣。所以結果便爲這句話而致犧牲了九十八萬五千的印度同胞，方以爲藉此

可以購得自治的權利，望希獨立的心，莫有比這時再急切而有把握了。却不料這正是一場空夢，當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之後，英人對於印度之大犧牲，便立刻遺忘個乾淨。那時協約國得着最後的勝利，和議已經告成，英政府便不再對印人施展其籠絡的手段，毫不緩延的把戰期中所給與印人的自由權完全收回，並且又立下了種種新的苛條，更大施其偵探稽查的政策，對印人表示極不信任的態度。於是引動印度全國人民的憤怒，就激起了革命的大運動；在這大運動中，甘地被羣衆的推舉，便做了他們的領袖。

甘地起首於政治上的活動並不十分的注意，他只贊助和提倡着農業和工藝，因為這便是他唯一的大目的。在一九一六年以前，他又曾

參加一種羣衆的運動，在這運動中是以泰立克 (Tilak) 做領袖。泰納 是一個很有學識的數學家，並且又滿具着為人犧牲的熱忱，甘地 是他的助手，但不幸他在一九二〇年死去，所以甘地 便接續他做了領袖。設使泰納 不死，他們運動的成績恐怕現在更要好些，因為甘地 的主旨，只是重在精神上的反抗，和少數人的集合；而泰立克 則歡喜作羣衆的大規模激烈的運動，並且他又是一個實行的革命家哩。

不過，我們現在對於甘地 的爲人，仍舊是十分的信仰着，因為他非僅是一個印度 人偉大的領袖，並且是世界人類的明星。因為他的主義，並非僅限於狹義的國家主義範圍裏面，却重在廣大的精神的發展。泰立克 注重國家的自由，而甘地 則注重於真理的顯露，他以爲真理



較自由更爲重要；而真理也實在是先於自由。當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他曾宣言：『我已和印度結婚，因爲印度對於世界實負有極重大的責任。……我的宗教是無國家和地域的限制的；我的信心，是富有生命的，我對於宗教有一種富於生命的信仰，這種信仰比較我愛印度更加深摯。……』他這種可敬可愛的名言，正是他在現代世界上偉大運動中的真理，也正可表明他自己見地的深廣。他的熱烈愛情和偉大的犧牲，不僅是爲印度人爭自由，且爲全人類彰顯真理。所以他不但是印度人的領袖，且是我們全世界的明星。他的勇猛底戰爭，在四年前已經起始，這就是他爲真理的戰爭，也就是我們全人類所當做法的。

## (五)

我們當注意到一件事，便是甘地所以要加入他們那種愛國運動中去，果是具着一種怎樣的目的？他實是因為既經知道一個民族革命的將來結果如何，更不願在他們的民族中有什麼暴力流血的慘劇，因此他便加入他們的團體，做他們的領袖，指示他們怎樣避除武力的革命。在這裏我們乃得着一種很好的教訓：他的言論和行爲，實在是有一種很深固的根基；在這根基上既可顯出他的人生如同一種宏大壯麗的建築，其堅固不搖的基礎，則爲其誠篤不磨的宗教信仰。他真是能從宗教的根基上建造出真理和運動的大廈，這大廈且是結實，偉大，而

又合於實用的。因為他所提倡的那種偉大的運動，並不同於一種飄渺空泛的理想。乃是合於社會的要求，人生的願望。其唯一的根基既是他的宗教，只是因為他所生長處的環境的要求，則不得不加入於政治的範圍以內，把宗教的精神和其理想實現於政治事業的裏面，使脫除歷來宗教家的幻想和空談罷了。

我們既經明白了甘地的人生和其與宗教的關係，故現在却須研究一會他的信仰到底如何？其信仰上堅固的根基又是在那裏？我們倘能明白了他的人生觀是怎樣的？他對於人生的見解是抱着怎樣的態度？則我們更能了解其人生了。

甘地所信仰的宗教，就是印度的百姓所信的印度教。但他却不同

於一般的信仰者，只有死的和盲目的信從，他們那種信從只是遵守遺傳，而絲毫不知改變的。他所需要的宗教，也是要滿足他的思想和理智上的需求，且沒有一些不和其良心相合，因此他便自己說：

『我決不以爲宗教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更不願藉其名而行出許多罪惡的事實。我雖虔信着印度的經典，但我非經信那些經典中每一個字都是受天靈感動而來的。並且，我對於歷來頗負名望的專家學者在經典上的解釋，也不肯盲從；設若其註釋的見解，有和我良心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便不能相信他』。在這裏我們也可見出甘地信教的精神了。

另有一層，我們更須留意到甘地並非以印度教便是世界上唯一的

宗教，像他們那裏歷來婆羅門們所信的，這一點我們在他自己的言論中，又可分明的見出。他說：『我不相信印度教中之吠陀經（*Vedas*）是獨一由於天靈之感動而成，我並且能夠深信基督教的聖經，回教的可蘭經，以及波斯教的經典的價值，都能等於我們的吠陀，同是受了聖靈的啟感。印度教不應該勉強每一個人去崇奉和相信；我們對於世界各國的先知都當有相當的尊敬，對於別的教門的信仰，更須十分的尊重，我們決不能專崇自己而侵犯別人的信仰，因為印度教和其他的宗教原是沒有什麼衝突的。……』說到甘地的無畏的精神，却更能使人佩服。他是決沒有什麼害怕，他對於一切的罪惡和不善，均能大膽無畏的指摘，然而他決沒有一些憎惡和仇視。他說：『我和我們的宗

教中所發生的感情，如同和我妻的感情一樣，這感情是幽秘的，深密的，神聖的。我的妻，伊感動我的力量，比較世界上的一切人都要偉大，這並非是說伊的爲人，絕無一些過失，伊所有的過失，恐怕比我所能知道的更多，但我決不能因此就減少我對於伊的愛情，因爲我和伊中間發生的一種感覺，是不可分開的，這便和我對於我的宗教一樣。我覺得印度教中有些經典，其中實深深的包藏着靈的美感，感動了我的心，便因此激發了我，提高我的人格。我也知道在各大廟宇裏埋藏着許多的罪惡，但我却同時明白那裏面又藏着無量數光明美好的真理，決不容去推翻之，或剷除之。

現在，我們要問：甘地對於印度教的根本信仰是什麼？在一九二

一年十月六日，他自己寫了一篇對於印度教的信仰和觀念的文章，茲為介紹數條於左：

(一)他信印度教中所有的經典，所以他也相信輪迴再生的道理。  
(二)他信各種階級中的訓章；——但這並非普通所訂的，乃是由於經典中摘出來的。

(三)他信印度教對於牛的保護，乃是廣義的保護生物的意思。

(四)他對於敬拜上帝用一種具體的表示，(為印度人拜偶像然)並非一定的不相信。

上面所舉的數條，在我們平日對甘地的理想，好像有些不大符合，因為這也太覺平常，太似迂闊而深遠了，但他在以下又說：『倘若

一個人真能夠接受了真理，在人的道德上沒有什麼缺欠，且能夠自治，則他對於世界上的財物，便均不能需要了。這樣的偉論，和基督教的教義，便沒有什麼分別，這話和甘地自己的人生，却更有極相符合之處。

在一九二〇年，英國有一個牧師問他：『什麼書是你生平所最信仰的？』他却答道：『便是新約』。他又會自己著了一本書名為倫理的宗教，在結論中有幾句話是發表他對於新約的推崇和見解。他自己原是主張以善勝惡的信條，（是他自己的信條）但自一八九三年，他讀了馬太福音書中第五六七等章，便更加明白，更能堅持他的信仰了。故當他向那個英國牧師回答了以後，那牧師又問他說：『你曾在印



度的經典中尋出和新約有同樣真理的麼？他却回答他以『在未讀新約之前，固未曾看到印度經典中有這樣的真理；在讀新約之後，便也可從其中證明了』。所以當他讀了新約之後；他的心靈中實得了極大的愉快，如同受了默示一般，這種默示是於印度教並沒有一些衝突的。

他自己說生平受托爾斯泰的感化獨深，托氏會極力的闡發『天國在人心裏』的道理，實給他以極偉大的影響。由於這種影響，乃能使他有對以真理的主張。

(註一)

我們要記好，甘地雖是信仰着亞洲的文明，但他對於泰西各國的

文學家或哲學家，如羅斯金、柏拉圖等，也均有很詳細的介紹。羅氏所著關於社會的學說，柏氏所著的關於蘇格拉底的各種言論，他都有很好的譯本。並且他對於美國詩家薩羅（Thoreau）的話也常常引用。他又讚美意大利的馬志尼，更喜讀英美各文學家的作品。關於英美各國的文學出版物，在他的本國中，他總能比別人預先知道。他對於西方的文明，既然有了這樣的研究，在理西方人士對他也當有相當的了解了。所以我們（指西人）對於他的言語和行爲上有許多不能急切明瞭的，均須極力的去研究一番才對啊。

甘地理想上的主張，有兩點或許爲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第一是拜偶像和保護牛的信仰。他對以偶像，固然是沒有什麼推崇和信服，

但他却以爲人類總喜以具體的事物表示抽象的理想，偶像的敬拜，也是由這樣的心理產出來的，這固然是人類的一種弱點，但也爲補足人類心理的必要。所以他說：『我並不是不相信敬拜偶像，因爲敬拜偶像和西洋的各項禮節，又有什麼分別呢？這都是人類精神有所寄托的一種表現，正未可遽然推翻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對他了解，切勿以爲他是迷信，因爲他是深知道那是迷信的。至於他對印度人保護牛的遺傳，也有相同的主張，他的理由是以爲牛是爲生物界的代表，所以他說：『我們保護牛的意義，便是要對不能說話的兄弟們發生一種同情和友愛，使大家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互相聯合』。他以爲非但人類要彼此諒解，情如手足；即便是衆生，也當有充分的同情，引

爲一家的。這種見解，可算是天演論中進化歷程上最高的一點了。但是這樣仍不免使人發生一種極普通的疑問，便是他爲何不主張保護別的牲畜，却只對牛加以保護呢？因爲牛和印度人民的關係實是特別的深切，在印度人眼光中的牛，既供給他們以牛乳，又助他們耕種，並且更有一種高尚溫和的德性，因此甘地便能在牛的身上看出一種極可憐恤的詩意來。我們應該分辨清楚，他對於牛是毫無迷信，也毫無作用，只是根據於人類本性中所具有一種對衆生慈愛的心腸罷了；他對於牛的加以保護，正足以見出人類對於生物的慈愛。福音書中說：「當愛鄰如己」。甘地却說每一種生物，都是我們的鄰舍啊。

第二點使我們不能了解他的，便是他對於印度社會的階級制度並

不加以抨擊，且主張人類社會中的階級，是不可以剷除的。他會放胆無畏的向人說出他相信階級制度的必要，這真不無使我們發生疑慮。但是，我們若仔細的把他的理由研究一下，則我們當信他並非相信人生來便有什麼天然的分別；他只是信着人類的責任各不相同，好像中國的士農工商四民的制度一樣。他也相信士之階級是供給精神上的需要，政治家是藉以管理國家和人民；商是販運；工是生產。（這工是概括農的階級在內。）在他的眼中，並沒有什麼職業貴賤的分別，並且他的人生觀只是重在義務，而不注意到權利的方面。他的這種主張，我們是不能反對的，因為社會中人，原是各各不同，其本能環境既互相分歧，則其對社會所爲的事業也就難以一致了。譬如用腦者，不

一定就會用力；用力者也不一定就會用腦。這是由於各人先天（如遺傳）後天（如教育）的關係不同，並沒有什麼貴和賤的分別呀！

然而，在印度社會中，除了上述的四種階級之外，尚有一種被人視爲極卑賤的階級，社會中人差不多不屑與齒的，這是印度社會上最奇怪的一種現象，也是極堪悲痛的一種風俗。甘地對於這種階級中人，發生了深厚的同情和憐憫，提倡解放，力言當和他們相交接。他以爲這種制度是高尙清潔的印度教中的一大污點，攻擊之不遺餘力。他說：『若是有以暴力逼迫我不承認他們（那階級中人）是我的弟兄時，則我寧可給人刺成一千塊！我無死後再投生的羨圖倘使我必須來世再生爲人，（這是印度教的輪迴信仰）則我願意投生到他們那階級中

去然後我方知道他們中間的情況和痛苦，則我便可設法解救他們！他不但是口中能言，並且真能見諸實行。他曾攜領那階級中一個七歲的小女孩，認做自己的女兒，把伊放在自己的家中生活着，他看見伊那樣嬌小活潑的態度，聰明穎慧的才能，他不禁心喜，——於是他更和他們表同情，而思和他們同受甘苦了。

（註一）甘地和托氏的關係，可以在他作的品中見出之。在他所著的印度的自治裏，他介紹了托氏的著述如天國在你的裏面，什麼是藝術，……等共六十餘種。並且他又曾向人說：『我對於托爾斯泰在政治上的理想，並不能完全的贊同，但他在我的人生中，實留下極深刻的影響；給我以極端的贊同和敬仰。』

## (六)

在前節中已經說過，甘地雖是隸屬於印度教信仰之下，但他非特不爲印度教的範圍所限制，且更有解放別人的愛心。他的爲人，有許多地方，極像托爾斯泰，但較托氏更加和平，更覺自然和偉大，並且，他也更像一個基督徒。他的行爲和思想，都由於他的本性使然，非若托氏的出於勉強。托氏和甘地最相同處，便是他們同不贊成歐洲的物質文明。西方的文明，近代有許多人都不能贊同，在西方各國裏，攻擊他們自己文明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盧梭，(Rousseau)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近世人把亞洲與威的文化掄揚起來，以見出西方文明



的缺點，但是他們仍不若把西方人反對自己文明的健者，多舉出幾個來，恐怕將更有力量哩。所以甘地在他所著的作品中，也會述及。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他更宣言說：『歐洲文明的戰爭，是一種魔鬼的戰爭。當他們開戰的時候，舉凡一切道德宗教，皆不顧及，只以勝利爲目的，並且只以勝利爲善，爲榮耀，不必再問什麼公理和正義！因此其中便產出極多的欺詐，傾軋，和摧殘。無論什麼卑鄙下賤的言語，都可出諸他們的口；他們那樣犯罪的衝動非是宗教的靈性的，只是物質的。若是說到宗教，那更糟糕！現在的歐洲，只有一種形式的基督教，他們並非拜上帝，乃是拜瑪門』。他的這種宣言，頗足代表東方民族的思想，無論是中國，日本，以及一切東亞的國民；聽了也都

當首肯罷。這種灼見，並非現在他才看出，在一九一四年歐戰以前，他早已見及了。當一九〇八年，他便已在印度的自治中說到『近代文化只有罪惡』了。這種見解，若迹其來源，則可說他在南非利加洲二十年苦痛奮鬥的生活中，早已知之深切了。所以他說：『印度的仇敵，並不是英國人，却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因為近代西方的所謂文明，只是重視金錢，崇拜勢力。他們那種文化的意味，在貧窮而軟弱的人身上只是一種黑暗的地獄罷了』！因此他對於仇視英人的同志，既不贊同；且對於那些主張一面推翻英人的權勢，一面又欲提創西方文明的印度的志士們，也表示不滿。他以爲這種主張，也不過如蒙着驢皮的老虎，不免於暗藏惡意啊。

甘地對於印度現有的社會中三種領袖，均十分反對：第一是教員。他們輕視本國的文字，並且又鄙夷工作，專重文藻的學問，這是不對了。印度現有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務農的，百分之十是屬工業的，現在若只重文藝而藐視工作，豈非與國性不相合麼？第二是官僚。他們不知所謂良心和道德，一心媚外，甘願爲英人的爪牙，在會審的法庭上，且偏袒着英人而壓制同胞，在本國的兄弟中間，引起了無數的紛爭和仇視！他們只要顧全自己的地位和金錢，此外唾罵的施來，人格的破產，道德的淪亡，他們都不放在心上。第三，是醫生。他自己起首也是要去學醫，因爲他見印度的醫生實在是靠不住。但嗣後他更知道所謂西方的醫學，只是要治療既發的疾病，而不注重於消患未

然。再如各項犯罪的治療，（如六零六的法射等——譯者附注）則更將使人大胆去犯罪罷了。他是要防病於發生之先，他要提高人的道德，栽培人的人格，他在所著的衛生指南中說出人類的疾病是由於不潔的思想，各種慾念，均能戕賊身體；他主張欲少疾病，則須清潔思想。他更以爲却病的根本方法，是要認識真理，一切行爲思想，均當逢合於真理，則胸無邪念，行高止潔，自能健康了。因此他對於自己的持身，抱着極嚴格的主義。這種論調雖難免於矯枉過正，但他的精細觀察和合於學理的見解，也大足促社會的進步，增人羣的幸福，而不容厚非哩。

## (七)

近代科學發達，其文化的中心，就在於機器，因此近代便被稱做『鐵的時代』。世界各國處於這鐵的時代之中，不但無人反對鐵，且都歡迎，服從，願意供其驅役。但甘地對於這種文明，實抱着極大的不滿，立志要把這近代文明原動的『鐵』，驅出於印度國境之外。雖是要想使印度得着自由，自不能拒絕了這『富強之基』的鐵製機器，但是甘地的意思以為甯可到英國採購機器所製造的出品，而不願把機器廠介紹到印度來。因為他想機器是只供給資本家的利用，也可造成資本家的罪惡，若使印度有了洛克菲蘭，則和歐美的資本世界又有什

麼分別了呢？在他看來，機器只是壓制一個國家，剝奪那國家自由的。金錢的壞處，也便在此。這恰如一個人的身體上生了痛苦的毒瘡一樣。

印度的一般急進派對於甘地的這種意見，很覺懷疑，便問他說，若使沒有鐵路和電車等科學的製造，則社會又怎樣可以進步呢？甘地却以為這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他以為即便這些近代文明的產物沒有，則印度數千年來的國家和社會既然嬗遞迄今，也決不會從此便將斬絕的。並且他更進一步說，以為印度從前沒受物質文明的侵擾，却很可享受一種自治的快樂；這種真正的快樂，初非受着這些機器的宏賜呀。在他看來，所謂印度的文明，只有三種要素，便是：耕種的犁

，織布的機。和印度的哲學罷了。倘是徇從甘地的意思，則今日的文  
明是虛偽的，形式的，欲求真正的文明，仍當返於昔日的印度文化。  
這種意思在他的印度的自治中說得很明白。這一點在他的全部精神中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便是從這裏有了反對現代歐洲的進化和  
科學的發達之根基。並且，我們也是從這一點上看出東西文化的異點  
之所在了。我們以公正的眼光看來，則西方的文明，好像是一個神充  
氣壯的青年，而東方的文明，則如一個道貌古風的老者，兩者原各有  
其優點，未容偏廢而畸重啊。不過現在西方的文明逞其強盛的勢力，  
大有侵吞東方文明之概，甘地是個東方文明的愛護者，自不得不挺起  
而保衛之。他又並非以暫時的盛衰爲念，其勝負的結果，雖使歷數百

年之久，他也願堅忍以守候之；因為數百年的光陰，在印度人的眼中看來，原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哩。關於這種見解，他也會親自說過：「完全的愛之公例，和我的生存之公例是一樣的偉大和堅確。但這樣的公例，並不能立刻完全的說出來，若使一時可以說盡，或竟能見諸實行，則世界上便將不再有什麼偉大的理想家了！——但我是很願意即做一個實行的理想家，却不能做一個空言無補的幻想家哩」。

他對於印度目下的狀況，正是具着這樣的觀念，以為現在的印度，尚未能達到實現理想的程度，他不願勉強印度人去做那些力不勝任的事，他只要求印度人把現在已有的能力拿出來，便足鑿其心願。但是設使印度人果真能夠把自己所有的能力，儘自己的勇敢和誠實拿出



來，實在已經足以驚人了！以全印度的幅圓的廣闊，人口的衆多，自能大大足以有爲的了。

甘地現在和印度已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印度人又皆能信從他的主張，凡是他們向他們有所要求，他們總願意儘其所有的拿出來。他爲什麼能得着印度人的信仰呢？這是因爲他原和他們有同一的主張，具着同一的目的，他們都是要恢復自治的權利，而欲達此目的，只須用一種和平的手段，而絕對的禁止暴力。他對於這樣的主張，曾經發出極有興趣的言論：『若使眞能以暴力易得自由，則我便絕不願印度人不用暴力而甘受外人的欺壓』。但他緊接着說明他的本意說：『我實在知道想以暴力來解放印度，一定沒有什麼結果。印度前途的希望並

不在於暴力的革命，只是要以愛的精神勝過一切的強權。這愛的精神便是印度國魂中原有的靈力，真理的光，依此而解放了自己，恢復其自治的國權。甘地使人佩服最大的能力，便在這裏，他是能夠將印度的真能力顯現出來，這就是一種偉大底愛力了。從這一點上，我們又須知道：現在有許多人說甘地是消極抵抗的主義者，但我們如真能明白其完全的精神時，則將知道他實是直接而積極的抵抗者，只是他不尚武力，而改用愛與犧牲的力罷了。『所以他說設使有兩件東西，任憑我擇取一樣，一件是畏怯，一件是暴力，則我甯取後者。：惟我憑着我的道德上的大勇，故我甯死不願用暴力，倘使我沒有這樣大勇，則我也只管去從事於殺戮好了，這樣也勝過於恐懼的畏怯呀。一個

人若是凡事畏怯，則他便是對於自己的靈性施用強暴的壓力了，這樣便要演成自己可以殺人，而無讓人殺我之膽力。我真心的願意印度人都能夠爲真義而死，而不願畏怯苟安而圖存。質言之，則我根本相信不用武力比較用武力實勝過多倍，因爲寬恕終比刑罰更好啊。因此我們印度現在正不必去抱着什麼報仇的觀念，便使有了報仇的能力，也不必就實行報仇。我們固然有三萬萬的同胞，實在用不着害怕那在印度的十萬英國人啊。並且，我們更須知道什麼是能力？蓋所謂能力，便是一種堅毅不撓的志向。所以我主張不用暴力，並非即屈服於暴力之下，却須用全心全力堅持着不合作的抵抗精神，這便是我們真正的能力了。倘使一個人有了這樣的精神，便可用以抵抗一國；倘或我們

都能夠這樣，則所謂暴力者，也只有兩條路好走，第一改變暴力原有的宗旨和手段；第二便是其主張的根本破產！甘地的這種精神，其唯一的代價，便是『受苦』，所以他又說：『受苦是人類應有的標識，也是一條永久不變的自然律法。譬如一個兒童的出世，他的母親便必須爲他受苦；但那一方面，兒童却能從母親的苦中漸漸的生長起來了。所以生命是從死亡裏產出的，一粒麥子若要生長，則必先須腐壞。我們的國家也是這樣，若是不經過一番火災的洗滌，便也終難興盛起來哩。受苦的公例，在人類中是不可泯滅的；人類的生存，決不能離去受苦。人類的進步，都是從苦難中產生出來的，受苦愈深，則進步也就愈快。在現在的印度，若是有在他們正在受苦的同胞中間起來

提倡不用暴力的報復，而以艱苦的抵抗，則其人實比牛頓在科學界中發明的偉績，更要崇高哩！比較惠靈吞對於人類所供獻的武功，（註惠靈吞爲戰勝拿破崙者）更要普遍哩！我們曉得武力是要用刀鎗的，這些武器我們雖是知道如何的用法，或者在事實上有了必用的機會，但我們却須實在的明白世界的救法決不在於武力。我終以爲不用武力是人類的律法，而用武力只是牲畜的律法咧！他又說：『我的意思是要使全印度的人民都能深深的知道我們自己的能力，不必採用什麼暴力。我們有的是高尚而堅忍的靈魂，這靈魂，能夠使我們不致於滅亡，是我們的拯救者和保護者，是全世界暴力的抵抗者，人類真正的價值，也便在此罷了』。

甘地對於國家，有自尊的和正義的愛心。其惟一的意義，也只是以爲暴力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對於愛國的眞精神，也只有犧牲而已。總之，不用暴力，實是他的正當頭銜，是他唯一的主義。倘若印度人民不信他的主義，他便不再有什麼希望了。他說：「設使我們印度同胞以暴力爲其信條，則我將不願再爲印度人，並且將立刻離去印度，因爲我和牠（印度）是不再有什麼關係的了。我的愛心是根據於我所信仰的宗教。我依印度如同嬰兒之依於母親的胸前，凡我所缺少的，印度皆可給我，牠給我以生命的養料，使我生命能夠生長而發展。現在若使印度相信了暴力，則我便將失所憑依，失去我的保護者，而成爲一個伶仃無靠的孤兒了！若是真到了這個地步，我將完全斷絕了我的

希望，我的受傷的靈魂，也只好在喜馬拉雅山峯白雪深處覓一棲止的地方罷了』。(註一)

(註一)當甘地尚未入獄之前，在度印的英國當局便責備他說：『你的主張是錯了，你爲什麼從前在南非洲要幫助政府，現在却改變了呢？』甘地就答覆他們說：『從前我只以爲我自己是一個英國的子民，故當向英政府盡忠；但現在我却知道英政府實在沒有什麼信用，便難望我再幫助牠了！這並非由於我的罪過，這責任也只有請你們英政府自己去負之罷』！這話是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所說的。

## (八)

甘地並不致疑於印度人堅持到底的民族精神，當一九一九年二月，他便定好了他的規律，把他所主張非暴力的主義，用愛心信託和犧牲的精神感化他們，訓練他們。在一九一八年，他已經試過了他這項的工作，並且在那次工作中已見過了功效，所以現在他更決意實行了。在起首的時候，他尚未失去對於英政府的一種信託；便是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尚擬和英政府合作，那時他因此便受了印度急進派猛烈的批評。一九二〇年，他方知道那種忠實的精神，萬難得着英政府的了解，才拋棄合作的思想。這在他是出於無可奈何的，他對於凡不合道



德的法律和政治，一概表示堅決的反對，勇猛的指出那些不妥的地方，請求英政府改良，但英政府却置之不顧，於是他便正式的宣言，倘或英政府不能一一改良，則印度人民對於英政府所設立的法律，便將概不遵守；並且將把從前所已和英政府合作的事業完全收回。但他們這種宗旨是要以非暴力的宗教上的愛心去感化而完成的。所以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由甘地發動，要全印度人民舉行極大的祈禱會，那就是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人民在祈禱時須禁食以示虔敬。他的這種提倡，竟深深感動了印度人民，印度人便有了覺悟，聯合全國一致舉行，在這樣盛大的會中，人民原有的階級制度也完全的泯滅了。那時全國舉行的大運動，很能守着整齊的秩序，只有德利 (Delhi) 發生了

一些擾亂，甘地就特地跑到那裏曉諭他們，要使他們復歸於甯謐，但他便在那裏被英政府捕去，送往彭貝。那時印度人聽見甘地被捕的消息，便大憤起來，在貝加拉地方發生了極大的擾亂，有許多破壞，並且殺傷了幾個人。

五月十五日，是印度的一個令節，在這日印人照例要舉行聚會和宴飲。在許多大城的裏面，有極熱鬧的歡會，是每屆此期，必須遵守的。在前一日（十四日）晚間，英將軍兌嚴（Doyar）忽然出令禁止印人聚會，那道命令因為下得太遲了，印人尙未會知道，所以到了第二日仍舊照例聚會。兌嚴便立刻派遣軍隊出發，不問理由，即令開鎗，在十分鐘內，兵士們的鎗彈即已告罄，那些毫無武備可憐的印度人

民，死了五六百人，受傷者千餘。那時屍骸枕藉，慘聲動天，却沒有什麼救護和衿恤的人啊，並且猶不止此，英軍隊又立刻下了森冷的戒嚴令，在空中有幾隻飛機，隨意丟擲炸彈。城中的富人和紳士們，凡是有地位和財產者，都被英國軍隊拖出宅外，任意毆打和凌辱，死傷的人數便更衆了。當時英國人好似發狂一般，又如同受了非暴力主義的反感，而願以暴力去報復的一樣。甘地知道流血痛苦的時候已經到了，但他是很相信犧牲的，他以為必須流血，方能得着最後的勝利，所以後來這遭劫的地方，便成了盡義的聖區，那是在旁遮普 Punjab 的 Jallianwala 田莊。

這次英人在印度慘無人道的狂暴行爲，在外面却並沒有人知道，

因爲英人設法嚴禁戒備，直到三個月後，這個消息方才稍稍的洩漏出去，於是便激怒了全印的人民，英國的輿論，也加以異議，而爲之大起恐慌。那時公義彰顯，民氣激昂，於是英政府便派遣人到那裏去調查，印度人民呀己的政府，也特遣專員前往勘驗。英人既明白了這事的真象，也深以爲不然，便將加兌嚴將軍以相當的刑罰。但甘地對於他的仇敵，却並不存着什麼報復的惡念，他只要英政府把兌嚴調回本國罷了。

兌嚴將軍是被撤任回國去了，但我們須知道當他回國時，會有許多的英國人贈給他以多量的金錢，便是爲他殘殺印人的一種酬贈；並且英國政府也獎恤兌嚴部下的各屬官，似爲他們地位損失的賠償哩。

自此次大劫之後，英政府不但思懺悔，並且反變本加厲起來，對待印度人民便更加刻毒，不久又接續着發生了幾次慘劇，以致印人對於英政府不再有一些信任，且引起深切的憤慨，因此而掀起民族革命的風波了。

當歐洲吃緊的時候，英政府因要得着回民的援助，便允許回民以很多的權利，這是由老喬治和英國政府代表親口向回民領袖們答應的；但到了歐戰告終後，英政府便完全不承認，推翻其一切的允許，因此印度的回教人民便也大起恐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廿四日，回民開了大會，便請甘地做會中的主席。甘地很歡喜，因為正可藉此機會聯合印回兩教徒使彼此互相諒解

而相援助了。在這時以前，兩種教徒中間的因為受了英人的挑撥而常起衝突，所以甘地在這時便宣言說：『無論是回教徒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以及隸屬於一切宗教的信徒，不問是誰，只要同處於一個國度裏面，即須痛苦相關，患難相助。現在若是你們中間有了什麼困難，我便可正式的代表全印度人民，願意竭力的幫助你們！』當時回民大受他的感動，便宣言將不再和英政府合作，就決定了許多向英政府提出的條件，要求英政府一一承認，否則便與決裂。後來在本年的十二月中回民又召集了第二次大會，實行派遣專員赴英，將該項條件，正式向英政府提出，這次送去的條件，差不多算是最後的通牒了。回民第三次的大會，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舉行，那次聚會於彭貝，那真是

一個空前的大會，在那大會中，便由他們自己宣布英政府的各種罪狀，正式和英反抗。那時甘地雖因得和回民聯合為幸，但也十分的害怕，他們將有什麼出軌的騷動。故當時有人起來提倡抵制英貨，他便有些不以為然，就是恐怕將從此發生了暴力的舉動。

這種反抗的風聲，被英政府知道了，便也十分懼怕，乃把種種苛刻不仁的法律稍稍加以修改。甘地見了，就很高興的對印度人說這恐怕正是英國悔改覺悟的朕兆，不妨退讓些，以助其改善。他的這種主張，在當時印度人自立的議院中，便引起很大的爭辯，有一部分人是極力的反對着，但最後甘地的提議卒被通過，而實行與英重行和好。但是只過了不久的時期，甘地便已知道自己所期望的純係理想，因為

英國政府雖然已經肯表示悔改的誠意，而在印度的英之當局，却未肯按照英政府的旨意而行，並且更加酷待印人，每無故的把人民逮捕了去，糲糲糊糊的便加以殺害。那時土耳其的回民也已知道英人待遇他們的條約是極其苛刻的，便也不能再甘心忍受，那正是恰逢印人愛國的精神大起的時候，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廿八日，回民在彭貝提出甘地所主張對英不合作的運動，便被正式通過，立為不易的議案。一九二〇年六月三日，又由國民大會中一致承認，遵行該項議決案。那時甘地覺得情勢已趨於嚴重的地位，便致書於在印的英當局，請其迅速改良對印回民族上的待遇，否則大變就快來了。但是英當局正不肯驟易其驕傲的態度，不肯採納甘地的這種忠言，依然行其壓制的暴政。



中  
部

## (一)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甘地爲不合作運動正式宣言說：『我們不合作運動將於八月一日開始了。在開始的前一日，我們都該禁食祈禱』。在這種偉大的運動中，他對於英政府方面，並沒有絲毫的畏懼，他只怕印度百姓按不住火氣，在運動中不免發生暴動。所以他又說：『我們的運動，應當有整肅的秩序，對於暴力，絕對的廢止；否則我們便將廢棄了我們的生命』！他在不合作運動開始時，曾和幾個有力量的委員們商量了多時，經過詳細的攷慮，便定下各項的規條：

(一) 印度人對於和英政府發生關係的頭銜榮譽和職任，都當放棄。

(二) 不購買英政府任何的公債券。

(三) 在英法庭中現任律師職務的，立刻停止，遇有各項案件，均當在印人自己的法庭上解決，決不再往英政府所設立的法庭。

(四) 英政府所設立的學校，印人不能入學，其已入學者，立刻退出。

(五) 不參加無論任何公眾議會。

(六) 完全脫離各種政黨和政治上的關係。

(七) 英政府所委任的文武官職，均不接任。

(八) 一致贊同宣揚印度獨立的大綱。

在右面的幾項規條中，便可見出他們的慎重和小心，因為在那些規條中，只見出他們不合作的精神，決無什麼憤恨的反抗，這是和歷來歐洲各國的革命所最不相同之點。所以不合作和不遵守法律，實是兩種意義，在甘地看來不守政府的法律，只可行之於智識的階級裏，至於普通的羣衆，則只能不合作而已。並且他深知現在的印度尙未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將來或者可以到那樣的一個時候，便可以不再遵守英政府的法律。因此他們仍然是納稅給英政府並服從英政府所頒布的命令。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甘地自己便實行了他的宣言，他把所曾經領受的英政府的各項獎章，完全送還給在印度的英當局，並且對他們說：『我所以這樣做的，只是因為你們的政府不能照理行事，所以我主張現在不和你們合作，也只是要促起你們的反省和悔悟罷了』。

自從甘地這樣做了以後，於是有幾百個印度的官員便一齊向英政府辭職，幾千大學學生一齊退學，英政府所設立的法庭上不再有印度律師的足跡，便是一般小學校裏的學生，也都走散一空了。那時印度議會中的議員們，便在加爾各答聚會，結果一致贊助甘地的主張。甘地和他的朋友亞里（Ali）同往各地演講不合作的意義和其真精神。在他們第一年開始了不合作運動的歷史中，甘地實在能夠顯露其

偉大勇毅的能力，那時有各地百姓紛紛地發起暴動，他便設盡了種種的方法，去竭力的壓制和消滅。他厭棄暴動比較痛惡戰爭尤甚，他以爲若是暴動，則尚不若直接主張戰爭哩。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所負的唯一責任，便是要在極紛亂的當中顯現有規條的整肅秩序來；因爲我們所要介紹的，並非烏合的團綱，而爲純正的法律』。他的這種見解，實是能夠深得不合作的精義，他說：『我們現在所缺少的便是音樂，印度人中間能夠知道音樂的原是很少，不過我們現在應當極力設法使民衆的中間有諧和的音樂，我們要唱着和平的愛國之歌，這樣方能使我們運動中產出不稍紊亂的秩序』。

甘地又爲不合作的運動，籌畫出許多縝密的方法，使這運動能有

美好的成績。他不允許沒有什麼經驗的人去充任民衆的指揮者，凡是願意去做領袖的人，必須先要受着相當的訓練，熟悉規條中的各項大綱。他要使百姓們唱歌，抑揚有節；歡呼有一定的次序；羣衆團聚，不到火車站去；在市中遊行，能極力注意維持交通，在大的聚會裏禁止小孩們加入，所以他們這樣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得着甘地這樣有條理的領袖，便如一個音樂班中得着一位精於音律的指揮者了。

### (二)

在不合作的大運動中，雖然是計畫得十分精密，佈置得十分週到，但有時尚不免發生暴力的舉動。更有些急進派的政治家，不贊成甘

地，常常寫信給他，表示他們對他的主張不肯贊同的意思。有人更這樣的對他說：『你所主張的非暴力，也不過只是一種暫時的假面具罷了，現在的時機已經到了，我們正不必再戴着這假面具了！』甘地對於他們，總是熱心的一一答覆，極和平的指出他們的誤謬。在他答覆質問他或和他討論者的許多信中，極力的排斥暴力，他更以為：『印度教中的經典或回教的可蘭經，並沒有要人顯逞強武的暴力，至於基督，則更係一和平的君王了。印度經典中，昭示人的教訓，非特極端的非黷暴力，且更進一步要犧牲自己，以成就其高尚的功行。總之，上帝創造萬類，萬類便須互助；我們對於同類的人，更不容仇視。即使一個犯罪作惡的人，也不必去恨他，雖然那罪惡是可恨的，我們是

不能和罪惡合作的，但對於那犯罪作惡的人若是加以恨惡，終屬不應該的事。所以若是那位殘殺印人的英將軍有了疾病，甘地也願意立刻去竭力的爲他醫治；不過是不信從他的主義罷了。我們愛的是同類的人，故我們對於別人，便不能徒因其行惡，而便又恨他咧。別人有時作惡，我們雖使不能勉強他爲善，但我們却可以不和他合作，俟他明白了，悔改了，我們再和他去合作也不嫌遲』。

甘地一方面排斥暴力，另一方面却又不贊成懷疑不決的態度，他說：『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由於懷疑不決做成功的，耶穌和菩薩，都是有絕大的決定力，故他們能始終主張仁愛；菩薩是用善言勸化人，耶穌則直接斥責假冒爲善的人，鞭扑不合理的人，但他們抱着不懷疑



而能堅定的精神，則是一致的』。

甘地真是能夠實行他自己的言論；他對於英國人中有道德者，也知道他們是可以理喻的，熱忱的引爲自己的知交，他向他們說他自己。他們三十年來的好朋友，請求他們向英政府鼓吹那種種苛政的改良。他對於英人的觀念，是以爲他們自然有很大的勇敢精神，且又能敬重有這樣的精神的人，所以他向他們說：『我們不當把勇敢用在戰場上面，却須深深的藏在自己的心頭。現在我們和你們不合作，我們並不想用別的法子勝過你們，除了我們的犧牲精神』！

當不合作運動起首的四五個月之中，甘地並無意要使英政府失去其在印度政治上的威權，只是要印度人自然能在經濟和道德上獨立罷

了。所以他說：『我們當怎樣達到獨立的地位呢？只須用正當的道德和衛生方法做我們合理的運動而已』。由此，他要使印度的酒家一律停止他們的營業，而把執照歸還給英政府。他這樣的做了，便迅速的影響到印度全國，全印度人皆不願再飲酒了。不過，百姓的暴動終是防不勝防的，在這民氣激昂的時候，便有人跑到賣酒的店裏去搗毀一切，用武力制止，這真是甘地所絕端反對的。

他既要賣酒之家停止了他們向有的營業，則此種失業者的生計，又果將何以維持呢？於是他便用他的老法子提倡家庭間手搖機的紡織工藝。這種提倡是很簡單而鄙陋的，甚至在起初時不免要令聞者失笑，但是甘地却說：『手搖機不過比縫紉機稍微簡單點罷了，又有什麼

遜色的呢？』他也知道這種簡陋的工藝對於印度是沒有多大的補助，但他更深深明白這實足藉以輔助農業的振興。印度全國人民務農者占百分之八十，農家在一年中有四個月閑時，原是無事可做的，則正可藉此紡織，勿使荒廢光陰；並且又可使許多貧民得此而享受其應有的生活。這是英政府所不能想到的，也非他們能夠幫助印度人的，印度只須自己振作，不可隨便依靠着別人去輔助了。因為英國自從把機器介紹到印度來後，便立刻使許多小商人失業了。

印度出產的棉花頗富，英人採辦了去，便以製成熟貨，（各種洋布）轉售給印度人，便是印度的一大漏卮！現在手搖機的工藝，既然興盛起來，印度人便不再用錢購買英貨，而穿自織的布了。甘地的

意思，並不是要全印度人都去從事紡織，只須那些閑着無事的人去做着，也便夠了。他對於這事，曾經訂出三項規條：（一）勿用舶來品，（二）教人民以紡織的方法，（三）專買手織的布。他對於這三項規條，很肯努力的宣布着，時時不息要人去信從。他說：『紡織是印度人的本分，在今日的印度，人民更須努力的去盡這種本分。如開辦一所學校，可以不收學費，只須令學生每日紡織數小時，便可抵得過了。此外，那些閑着無事可做的人，每日只須以一小時去從事紡織，將其所得的工資捐出，充爲慈善事業之用，則印度便將不再有殘缺的感想！』他的見解既這樣的深切，便又對於紡織上的知識，如怎樣挑選棉花，怎樣抽線，怎樣組織，……等事，著出詳細而圓滿的指南的

書本，發行到各地去。凡有人以紡織的事來叩問他的，他必欣然爲之熱心的詳述一切。他又爲這事四出演講，更勸導人出資開辦這手搖機紡織的小工廠，不要期望收獲什麼大的利益只須贏得一分的利息便是了。他對於手搖的紡織機，說得那樣的有趣，他說。『手搖機是印度最老而最美妙的音樂，這音樂印度的老詩人喜歡去聽牠，印度的老皇帝也喜歡聽牠，並會親手用牠織出自己的帽子……』。因爲甘地這樣的才智和熱心，於是彭貝的許多婦女和回教中的女子，都開始織起布來。不久，印度人便以這種手織的土布，當做最時髦最新式的服裝。這種服裝，連詩人太戈爾也不禁要深讚其美麗哩。那時購置手織布的人漸漸的多了，由各地來彭貝購買者，絡繹不絕。

在此處又將述說在甘地方面稍覺有些過分的一件事，便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甘地使許多印度人焚燬了無數的舶來品，於是便有一位知名的英人，（依太戈爾的朋友）很以為不然，他是很佩服甘地的，但在這次焚燒外貨，他却以為不免要因此而起印人對外的一種仇視了。所以他曾為此事寫一封信給甘地，質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並請他答覆。甘地便把自己的意思在報章上宣布出來：『我對於這回事（指焚外貨——譯者）並不覺得有什麼謬誤和難過，因為凡是我們所燒的，都是些害人的東西，英人能將有害於印度的東西賣給我們，我們把牠燒了，不也很好麼？並且在這裏又可以把印度人仇恨英人的心理，轉移到物件的身上去，也是一件要緊的工作咧』。英人又以為這些外

貨既然已經買了進來，即使不用也可以賙濟貧苦的人，又何必焚燒了呢？甘地對此，也有駁正，他以為貧苦的人，也自有其人格，和富貴者在人的地位上，並沒有什麼兩樣，富貴者既不願意受外貨的損害，而貧苦的人便喜歡那些毒物麼？

### (三)

要想求得印度的自由，第一是要不受外人的壓迫，第二却須印度人自己在思想上的解放，以表現出印度原有的真精神。因此甘地對於印度改良的政治計畫中，最注重的便是鞏固教育上的根基。在他看來，教育是有永久價值的一件要事，對於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其影響

至爲偉大，關係極爲密切。但在近四十五年以來，印度所有的學校，有些是和回教徒合辦的；有的或是自主的，然而皆沒有獨立的精神，難免仰給於英國政府。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甘地便在阿海馬巴德 (Amreli) 自己創辦了革介納 (Gujarat) 大學，他的目的，便想藉此大學，聯合全印度的民族，所以其中的緊要科目，便是印度教與回教的經典，他又在大學中提倡極力保存印度的國語，以爲振興印度國學的根基。他想若欲揮發和闡明印度原有的國粹，便須注意採取科學的方法，以治理國學，好像研究各項西洋的文化一般。他主張將印度古昔的經典完全拿來來研究探討，在那裏面看出奧妙的精義；這並非死守陳法，乃是要從舊的文



化裏產出新的文化來。他更進而主張，凡是好的理想和美妙的奧義，只須適合於現代的應用，便可充分的採用和張顯。他以為對於學術，也須合作，不當像美國的學者們互相傾軋和侵奪。他對於宗教，對絕的不主張排斥，且須悉心的去加以研究，所以他的那所大學校中，是包羅廣闊，寬大收容。他不贊成摒棄，他以為摒棄只是限於消極的破壞，最是他所不願意做的事。故他相信人類中無事不可接近，無事不可融洽而互助。

他又極力尊重獨立的性質，無論是在讀書或一切的事務上，均不當存着依賴別人的思想。他的希望，不僅止於設立大學，且須多辦中學，以為普及教育的運動。他要使印度國中的文士都有相當的實在職

業，不甘心去做社會上的寄生蟲，武人能有豐富而適用的智識，不致流為橫蠻和盲從。必得這樣，方可望世界和平；人類的互相了解，方可望實現。

甘地對於歐洲各國現行的教育上的綱要，並不很贊賞，因為他們只是注重於腦力的發育，而蔑視了手頭的工作。他的主義，是要印度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做紡織的手工，這樣才能使他們營獨立的生活。在另一方面，他對於歐洲現代重視心理的教育，也很注意，他要在教育上培植人的良心，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能力。他對於師範教育，十分的推崇，他以為最高深的教育，便是師範的教育。師範教育能夠產出良好的教師。他平日的眼光，看高深的教育，不但要如現在各國大

學中注重知識的教育，且須如古代的修道院，須兼重實行的能力；這種能力，便似燃燒的火焰，足以感化了世界。所以他所辦的那個大學便爲他們那些教授們立下幾條重要的規條，要他們遵守和實行。這些規條的原則是不出於犧牲與仁愛，那個款式却如一個啓事彷彿，現在略舉於左：

(一) 守真理。——對人民對國家均當說真話，即便爲國家利益起見，也不可欺騙。有時爲了真理的緣故，就是與父母叔伯分離，也當爲之。

(二) 不殺生。——不但是不可戕殺生物，便是對於不好的或竟至有害的同類或異類，也不能發生憎恨的思想。譬如我們可以反抗暴

政，而對於暴政的施行者，却須以真心去愛之，以這愛力去感化之。總之，我們當刻苦自己，勿使別人受傷。

(三) 戒女色。——拒絕對於婦女所發生的淫念，固是應該，但尚須進一步說，無論什麼淫慾不潔的思想，均當極力的控制，使心中沒有一點污穢的渣滓。便是已經結婚的人，對於其妻也當存高潔而神聖的愛情，視如終身的良友，不得有鄙陋猥褻的行爲。

(四) 節飲食。——飲食須清潔而有定量。更當拒絕那些能夠刺激情慾的東西。

(五) 毋偷盜。——他人所有物，我不能取，自是定理；但進而言之，凡多用——浪用——自然界的產物超過其所需要的，也何嘗不

是偷盜呢？

(六) 勿貪得。——我們所需要的，只是簡單生活的必需品，若是任意揮霍，出了人生應有的生活限度，便是貪得了。

他在右所舉出的幾項規條之外又加上了兩則節目：

(一) 摒棄欺詐的用物。此項用物，是含有欺詐性質的，如工人們在工廠中用了苦工，為資本家們造出的東西，我們用了，也難使心安，所以機器製成的什物勿用。又如外國由機器製造出來的舶來品，也當戒絕：若要穿衣，便須購買印度人用手工所紡織成功的布匹。

(二) 具有無畏的精神。若是一個人常常胆怯，便不能按照真理去行事了。倘使有了無畏的精神，則對於君王，百姓，階級，家族，

盜賊，野獸，……一切的一切，均不畏縮，便是死也不必再怕了。

這些條例，便是甘地所抱的主義，也是他的人生觀之表現。其外，說到他爲人的模樣，則他是工人是農夫，爲社會人羣的生產家；做教師，做律師，爲同胞的指導者和保護者。他的大學中所聘任的教授們，也均能盡他們的天責，做學生們良好的引導。在他的校中，無論教授和學生，都是說的印度國語。（是統一的國語，非各地的方言——譯者）。該校中的學制，共須肄業十年；凡兒童入校後，在求學的十年之中，當和其家屬實行隔絕。在這十年內學生沒有什麼休息的時期；雖然校中每一週中有一日半的休假，但這只是給學生以一種遊息和創造的機會，並沒有一些把光陰浪費了。却在每年中，他們有三個

月的遊歷，使學生遍訪印度全地，學習各地的方法，參觀各地的社會情狀。在校中又把英文列入必修科。印度的文字，共有五種，都須學習；用他們國語的歷史，地理，算數，經濟，和經典等書籍，其外又須研究農工，如耕種紡織等。

所最令人注意的，便是他這校內，凡所教授一切的科目裏面，都充滿着豐富的宗教空氣。這校中的學生，在過了十年求學的時期之後，便有兩條路好走：第一是畢了業出校，去自由的辦事；第二便是遵守那些訂立的規條，留爲本校的教授。

甘地的教育理想和其制度，在本章中已略爲介紹過了。我們在他的設施和言論中，足以見出他對於教育唯一的目的，便是要建造完全

高尚的人格，好像耶穌教訓門徒，指門徒爲『世界之鹽』的一般。他要從教育的效能上把新的印度的能力漸漸的充實起來，並不似那歐洲的教育，只把幾條形式的規約奉行而已。因爲新的精神和靈魂，定當先有一種光明的新人生觀，這人生觀中是以犧牲的決心做其基礎的。甘地的眼光正是這樣，他更能本着這樣的眼光，去實行其志願，以其熱忱和毅力爲印度人建了一所人類的人格的建设場。

#### (四)

甘地的計畫，言論和行爲，在印度民族中勢力的偉大，影響的深至，英政府首先尙不能知道；當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尙有英國爵士泰



門思富 (Chelm Sford) 詆甘地爲一個無知的愚者。嗣後到了那年的十一月，英政府方漸漸的覺察，對於甘地的行爲，便不禁恐懼起來，於是就用其習慣的威嚇手段，出論說：『我們從前對於印度人民反對政府的領袖，向持寬大的饒恕主義；但自現在起，請你們要謹慎些了，倘或你們的言論行爲有與法律不合者，便立刻逮捕審判。：：：』到了十二月中，英政府便實行了他的宣言，起始逮捕印度倡獨立運動的黨人。那時的被捕者實在沒有什麼違法的舉動，不過英政府只是出於一種恐懼的壓迫，而發爲野蠻的制止政策罷了。這樣，使印度的自治議院立刻覺到事情已趨於嚴重，也就訂定了幾項規條，以謀應付；那是一方面擁護非暴力的主張，另一方面却須積極的聯合國內各派，一致

的合作。他們所持的不合作主義，不過是第一步的方法，倘使將來英政府終不悔悟，則便將進而抵制其銷行國內的各貨。對於他們本國人，若是有不遵守這項的規定時，便全國共棄，不與往來。他們既有了這樣堅決的表示，在理英政府當能了解，覺悟，而謀和平的對待，根本的解決；但英政府不但肯這樣做去，且更逞露他的暴力，一味的要用武力去征服。那時印度國中在各事上便紛紛的起了衝突，如賃屋的和屋主間的交涉；人民和賣洋酒的決裂等，大有不可遏止之勢。英政府乃保護各酒店，且下了無理的命令說：「倘印人無端取亂，便可格殺勿論！……」於是整千整萬的印度人民被逮捕了去，即有名望的人知識階級，也難倖免，他們受盡了各種的侮辱和毆打，因此死傷的人

數也極多。

當那時印度人對於英政府的法律，尙能恪守不違，如納稅等義務，他們並不想立刻拋棄，只是萬衆一心，在經濟上設法抵抗罷了。

甘地想把全印度的人民，不分什麼階級和教別，都聯合起來，無貴賤貧富，一概免去衝突，泯滅界限，互爲親愛的朋友。他更注意到那最下等的階級中之被稱爲『墮民』的一階級，力思替他們振拔起來。他對於他們，自小時便能發生極濃厚的同情，十分的愛憐他們。當他小時，一日他家裏有一個『墮民』階級中人在他家裏作工，他的母親禁止他和那人接觸，甘地很爲不服，便常常去撫摩那人的身體。他的母親對他說：『你不可挨到他的身上，便是一觸都不可以，因爲他

只是滿披罪惡的苦人，你若是觸了他，便非再去摩一下謨罕默德的教徒不可。但他決不信，且表示反抗的意思。他到了十二歲時，就已決定將這個印度歷來的大污點洗除了，所以他的宣言是：『有誰能證明我們向來待遇「墮民」階級是合理的，則我便將不再信仰我的宗教，雖然我極愛我的宗教的。——我們自己待遇同胞不能按照公理，因此外人便不以公理待我們，這就是一種報應！我們日常希望英人早日洗滌他們的血手，正不知我們自己的手中却滿污了同胞的血漬！我們自己所犯的罪惡，並不較英人爲少；若是我們既然明白了自己的罪惡，而仍舊怙惡不悛，則我們又和禽獸有什麼分別呢？甘地不但是極力的提倡，且能自身實行出來。他起首要求印度的議院爲那班「墮

民」階級的子弟開設學校，使他們也能享受教育的權利。後來因為這件事須經過他們各項法定的手續，迂延時日。急不可待，便自己跑入他們那階級中去，為他們極力的設法，想把他們從自動的組合起來，用團體以謀求公共的幸福。他熱烈的對那階級中人說：『他們——就是我們這些稱為上等人的人們——現在若是再不承認你們是他們的弟兄，那麼，你們就當立刻起來反抗！』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他自己原是上等人，却要人為公理來反對自己。無奈那些羣衆是久經屈服的，他們的精神好像早已泯滅，他們不再能奮興起來了，他們不再能明白他的好意和領受他的教訓了。他見自己對於他們真是愛莫能助，却也不肯灰心，便邀請他們加入全印度人民的不合作運動中去。也並

且要別人對於他們表同情，看待他們如同自己的弟兄，否則便沒有在不合作運動中做一分子的資格！甘地的精神實在是偉大極了，他真能把宗教的精神，人道的精神，愛國愛羣的精神聯絡一致，合成一種偉大的精神！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三十四兩日，在印度的『墮民』階級中的人民，聚了一次破天荒的大會，這會中的主席便是甘地，他向他們演說：『你們原有建設偉大事業的可能，你們現在應當起來，努力的去發展這偉大的可能。去建設目前偉大的事業』！他用懇切的言論，以激發他們，提起他們久鬱思起的精神，所以他又說：『只要你們自己願意，你們須快快的努力，只須五個月的時間，你們便可和別人一樣了』

！他這樣熱情的言論，感動了無數的印度人民，於是許多地方的『墮民』，便被解放了。

在甘地尚未被英政府逮捕之前一日，尚演講了一篇著名的演辭，那是說到『墮民』之應該解散，和解放後的利益。那時有許多婆羅門當場受了感化，願意輔助甘地，努力去解放他們那些可憐的同胞。並且因他那番演講，便有少年的婆羅門捨棄了一切，進入『墮民』階級，甘心度其清道夫的貧苦生活哩。

### (五)

甘地對於下等的墮民階級，既具有深厚的同情，發爲偉烈的運動

；同時他對於印度婦女的解放，也有相等的功蹟。

印度人民對於婦女的觀念只是以一種玩具視之，因此婦女的束縛便日深一日，而牢不可破了。並且印度婚姻的制度，又是提倡早年結婚的，在肉體和精神上，也難免多所損傷了。甘地能夠深切的說出印度婦女所身受的各種痛苦，對於一般主張禁梏婦女的言論，決不接受，只願盡力的去輔助那些有覺悟的婦女，促成伊們解放的運動。所以甘地可以算是印度婦女解放史中倡導者之第一人。他的言論是：『印度的婦女解放問題，雖是全世界婦女問題之一，但在今日印度的情勢之下，大為一個極重要不可緩的問題。我們首要求婦女們能夠自己覺得是一個人，並非是屬於男子的玩物。伊們對於社會和國家的事業



，也可以參加，也當爲人羣去努力服務。伊們須忘記了自己的身體，而充實着冒險和無畏的精神，能夠備嘗艱苦，置生死於度外。今日的印度婦女，非特須將富貴虛榮以及一切舶來品的裝飾完全捐棄，更須和男子相輔相攜，同受甘苦，共同解決一切緊要的問題」。

自從他說出了婦女解放的意義之後，印度的許多婦女便漸能覺悟，靡然從之。故能於英政府暴力橫加之時，許多的婦女被捕入獄，而皆沒有絲毫的畏縮和恐懼，這實足以表現伊們固有的精神。甘地又向伊們說：『若使你們真能犧牲，便又有什麼恐懼呢？只要沒有恐懼了，便終可得着最後的勝利而脫離做男子的器具的地位了。大概女子在吃苦的方面，比較男子更能忍耐些，所以婦女並不需受別人的憐恤。』

甘地對於社會上一般已經遭不幸而致墮落的婦女，也深表同情，而亟思爲伊們盡力。有時他爲伊們召集會議，用簡淺和誠懇的言語向伊們演說；伊們也很受他的感動，聽從他的指導，願意接受他的幫助。甘地向伊們說：『你們應當改正你們的生活，在紡織的工作上，你們便可求得生活的門徑』。伊們也很願意這樣的做去，假使有人幫助伊們。甘地在另一方面對於印度的男子又發表應當尊重女子的意見，他說：『女子並不是軟弱者，且較男子尤爲高貴；伊們能爲人犧牲，情願自己受苦；這便是伊們心中有一種虔信的結晶。所以我們只知道男子富於智慧，但不知男子的智慧，尙不及女子的精細。我們現在高談印度的自治，則我們便須對於男女同胞，一視而同仁』。他實在對

於印度的婦女界有很大的幫助，而他自己的妻也能幫助他去栽培印度婦女的知識和道德，便因此影響及於無數的婦女，伊們翕然的跟從他，誠心的悅服他，因為他對於婦女實在是有了徹底的了解，尤其是對於印度的婦女有了根本的覺悟和計畫。

(六)

一九二一年，甘地在印度的勢力，可算是達到極頂了，他已經做了印度人道德上唯一的大領袖，他的思想和言論，都足左右全印度的風化。這樣偉大重要的權柄，他雖然未曾自己去尋求，但是由全印度人民的衆望所歸，更足促成他在印度國家政治上也握了重要的樞紐。

所以他又是政治上的中心，他的言行，是衆人所最肯服從的。由此印度人尊敬他既到了極點，便視之如他們神聖的菩薩。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印度的議員們更公同議決，要舉全印政治上的大權完全交給甘地，聽從他的支配，並要求他指定將來他的繼續者。那時他若是提倡革命或是主張宗教的改革，一定是會很容易成功的。但是他並不像這樣去做，也不提出他的承繼者。

甘地爲什麼不照着印度人民的公意去行使他已有的權勢呢？因爲他看這樣的事是太重要了，他的謹慎小心叫他不要居於高位。我們對於他不願据有高尙的地位，雖然不能完全明白他的命意所在，却終不能不欽佩他這樣高尙的行爲。因爲有許多妄居高位的人，憑藉着衆人

所給與他們的特權，濫行施用，結果便使國家人民受了無窮的損害。甘地所以能夠有這樣的謙虛溫柔 and 熱心等美德，這並非是依藉着什麼別人而來，乃是他的能夠悉心皈依上帝的成效。他雖然有時處於極熱鬧的羣衆中間，宣講他的主見，他的聲音不免被熱鬧所遮掩，但他的頭腦却總是清醒的，他的心總是熱烈的，他的態度也總是鎮靜的。他對人從來未曾說過自己具有什麼偉大的能力和特別的權柄，或者是受了什麼默示和召遣。他只要很忠誠的說出自己的過失，希望別人藉此可以真正的了解他，而以平常普通的人看待他。所以他是極不願做印度人的菩薩，而願做他們的朋友。他說：『我平日和別人一樣的祈禱，我信每一人都有和上帝交通的可能。但我是從未受過上帝的默示。若

是我能夠接受上帝的默示則別人又有什麼不能呢？——不過有許多人  
是從來不肯接受靈界極微妙的聲音，只緊緊的關閉了他們的心耳，這  
就太可惜了！他又說：『我不願爲衆人所仰望的偶像，只願做印度  
人的僕役，甘心的爲衆人服務。……我也並不要創設一種什麼教派，  
因爲我從來是未曾說過什麼新奇的道理，只是努力的想把光明從老的  
舊說中揮發出來罷了』。所以從他個人看來，他真是謙虛的，溫柔的  
，忠實的，自覺的，偉大的人生。他提倡了不合作的主義，但他不願  
以這種主義去勉強別人，所以他又不是一種狹義的宗派者。他對於愛  
國的主張也是這樣，他絕對的不願損害別人而利自己的國家，故他說  
：『若真是一個愛國者，則他決不會損害任何人類而使己國蒙利的』

！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於帝國的侵掠主義，是極端的反對了。甘地自己的主張是這樣，但是他的門徒和信從他的人，到底是怎樣的呢？真能和他一樣麼？這却成了一個問題了。

詩人太戈爾在一九二一年從歐洲遊歷歸國時，他看見印度人民在經濟和思想上已有了極大的改變，他便對此很抱悲觀，故他曾在所輯的近代之評論 (Modern Review) 中大發其不滿的意見。他對於甘地的主張也有些懷疑，雖然他們原是很相推敬的。他們二人根本上的異點，則一個是哲學家，而其一則為宗教上的先知。他們的意見雖然不能苟同，但太氏却終肯贊助甘地；至於甘地，却也能以豐盛的愛心對待太氏。他自己常說是受了太氏的恩惠很深，得着他的影響獨大，終思

有以報答他哩。

太氏與甘地在主張上的異點，很有述說的必要，現在略加說明如次。

甘地的所謂愛和信，已經被適用於政治上去了，在甘地看來，這真是一種不獲己的現象，好像一個人被大蛇纏身，勢有所不得不然的樣子。在太戈爾看來，把愛和信用在政治的運動上，却不免近於太理想化了。因為甘地原是要以道德深入於羣衆的心中，然後發生一種偉大的能力，去改革一切的不良和腐敗，去建設一切的美善和完全。太戈爾以為甘地如果要為一政治上的領袖便須純粹的去為政治上的活動，不必再攙入哲學上意味。太戈爾對於甘地的不合作主義，以為實按



下去，却也只是消極的反抗，失去了積極的作用，便消散了政治上浩大的勢力。甘地則解答說不合作的意義，便是在印度的經典上也是十分的相洽，可見合於印度民族的精神。他不願意印度人連一個『不』字都不能說出來，做出去。他以為消極的抵抗譬若耕種上的薅鋤，耕種雖是要緊，而薅鋤却也是必要。太戈爾則反對這說，他以為現世界的現象，只是一種快樂的美滿的，應當加入以和諧的音樂，使大千世界都藉以獲得豐富的生命方好。太戈爾在那時所抱的遊歐思想，是以為東西洋文化終可以化合而打成一片的，故對於不合作表示十分的不滿。他更只希望着印度人可以代表全世界人類合作的精神，所以他主張凡是合作便是真理，否則不值討論。他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裏面別人都一齊墮落了，而一個人獨能得救的。人類有相互間的密切關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更有什麼不合作的可言！不過甘地不合作的本意，是我們所能看得出的，決不至如太戈爾所說的這樣。但太戈爾更以爲不合作的主義其流弊且能養成自私的觀念，和一種狹義的愛國主義。又其中的損害也鉅，如印度兒童不到英人所設的學校中去讀書，這並沒有什麼較好的教育去代替原有的教育，並且連原有的教育機會也給摧殘了。因爲這種緣故，有些崇拜甘地的人，便起來詆毀太戈爾，指他爲媚外；那也不免於錯誤了。太戈爾的意思，以爲各種狹義的精神，都可以由於不合作主義去造成之。甘地對他答辯說，他自己並不是要排詆他人的文化，但終不願把自己固有的文化拋棄

了，而去專門吸取外人的文明。

太戈爾對於甘地個人及其個人的言行，都有了相當的了解，但對於甘地的那般信從者却不免懷疑和擔憂。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在近代之評論中說過：『我們現在只須遵照真理去行，却勿只迷信着什麼人，而致爲一個盲從者』。這話並非是用以詆斥甘地，乃是藉以警告其門徒們罷了。他對甘地仍表示十分的推敬，並且作長詩以讚美之。當太戈爾在國外各處演講時，自己總以爲印度已經有了新的覺悟，充滿了新的精神，但當他歸國時，便只看見國人的盲從，於是乃奮而作『跟從真理』的言論。他的用意原是很好的，他要尊崇個人的自由，不能盲然的去做別人思想上的奴隸。故他說：『古時代有先知出來，

總能使人民有了新的氣象，促進人們的合作精神，奮與民族猛進的熱愛，但是，現在呢？甘地雖然也會說過：「你們須去紡織」，但僅此便足了麼？西方的機器既足害人，而紡織却也須利用小的機器，難道就不會更害人麼？現在，印度的醒悟，和世界的覺醒是有聯帶的關係，若是我們只要獨善其身，閉關自守，則所謂新的覺悟和精神又在那裏？他又說：『第一，我們須勿忘記上帝。又當明白人類都是上帝的兒子，並沒有什麼種族和國家的界限。上帝對於我們的待遇是寬厚的，是平等的，我們有什麼需要向他懇求的時候，他必能賜給我個。他又將我們聯合，使所有的人羣，都能彼此了解而合作』。從此可知太戈爾對於不合作主義的不滿，他是以為在一個國家中，其原生的

動力，  
作。

因爲他主張人類的關係，只是當根據於互愛，而不能出於自私。不過我們在這裏應該明白：太戈爾的言論，只是一種永久的學說，是詩人的理想，沒有什麼時間上的問題。但是我們對於現在在我們面前所發生的各項緊要問題，究當怎樣處置呢？這目下種種問題的解決方法，太氏並沒有絲毫具體的供獻。甘地對於太氏所說的自由的精神，也極致其傾倒佩服的熱忱；他對於太氏的不自私的偉大，和廣義的包容，到底的忍耐，均表示相當的敬意。但他對於太氏詆他的愛國運動是一種無理知的盲從，則加以辨駁。他說：『太戈爾所說的忍耐和平

及愛美，那都是他的詩歌中的音韻。但是，從實際上說來，却已經有了戰爭了，譬如我們的房屋被火燒着，我們必須先以水來把火滅了，然後方可以安座高歌啊。現在印度的貧乏，實在沒有優遊閑情的可能，我們必須從事於手工的紡織，以謀根本上的救濟。這也並非我個人的意見，乃是全印度人民所當爲的急務。我並且很盼望太氏也能把他的外國原料的衣服棄去，自己加入紡織的工作，以救國家的艱險！……我也知道唱歌雖是好事，勸人唱歌更是出於美意，但現在却終非唱歌的時候。我們現在應當工作，使我們自己不致挨着飢餓，不受着困窮的束縛，然後再去唱歌，方才能夠得着真正的安慰和快樂。甘地的這種沉痛而懇切的言辭，我們自然應當接受；但是太戈爾的論調，

也自有其相當的地位和價值。因為甘地個人雖係完全無缺，而其門徒們則有時並不能和他相同哩。原是，在一種規模極大的運動中，自然難能向每一個人去解說這運動的真義，和應具有的精神；故不能不以命令施行其運動的方針。譬如說：『你們須紡織』！這原是一個美好的意思，但是這條命令，却難保奉行之者免於錯誤了。甘地有一個門徒，名叫凱納可 (Mr. D. B. Kalekar) 曾著了一本書，便請甘地爲他做一篇序文。甘地本其平日寬大的態度，也不拒絕，竟替他做了一篇很好的序文，但是那本著作中的立意，却有許多失於狹義的地方，對於甘地原有的主義，實有顯明的衝突。於是許多人讀了那本書，便以爲那就是甘地自己的主張。其實，甘地對於那種種狹義的主張，既不

加以批評和指摘，這就是太戈爾所最不滿意的，因為甘地這樣便不免要被別人利用去了。然而甘地的本意，當須使印度人先能有自立的能  
力，然後方好去爲別人服務，若是像現在離自立尚遠的情形，又怎能  
和他人合作呢？這是甘地不合作主義的本旨。但那本 *Gospel of Swad  
eshi* 書中（即凱氏所著——譯者）却有許多地方和這原旨不相符合。  
然而甘地卻偏願意爲他做序文，爲他介紹給國人，這也就難怪太戈爾  
要表示反對了。

這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甘地雖有許多門徒和他同處多時，但尚  
未曾受着他在精神上所給與他們的影響。並且他的門徒卻又有門徒，  
這樣以訛傳訛的傳了下去，真是離其原旨更遠了。所以他們以爲印度



只須紡織，便可振作，便可自立了。又如甘地的不合作和抵制外貨的主張，原是一種好意，即如焚燒外貨，也是把恨惡心理遷移到貨物上去，但受那種影響所發生的結果，則恰恰和其原意相反。若是在每次開會時，總向羣衆宣布英國的不好，聽者將發生一種什麼感想呢？這正如積水用堤防止，等到水漲堤決，則一瀉而不可收拾了。所以對於一般歡喜暴亂的熱烈分子，實在是無法可設，除非甘地真正的做了他們的菩薩，使他們信從他的言語，有如金科玉律，如奉綸音，或可有濟。但甘地又是極不願意這樣做的，所以甘地的運動的前途究竟將要怎樣，現在實是不敢妄定理。

甘地的言語，固然是黑夜的清鐘是人類最高尚之聲；但是仍舊是

人爲的。倘使要問這聲音究竟在什麼時候方可被大眾聽見，則現在真不能確定的回答，我們也只有不斷絕希望，安心的等待罷了。

## 下部

## (一)

在一九二〇年中，印度的不合作運動的發展，可算是極得勢了。不過在這一年的裏面，所發生的變化也極多，屢次發生強烈的羣衆暴動，如風雲不測似的；甘地也沒有什麼萬全的方法可以制止或挽回，只好隨時潮而進退罷了。在這一年中，由不合作運動所發生最顯著的事實便是印度人仇視英人的態度，已愈過愈深，雙方竟不免屢次引起戰鬪了。有一次有一萬二千餘印度人一致的同盟罷工，在彭加耳東方一帶地方，執役於交通上鐵路的人員，也紛紛的加入，以抵抗英政府

。甘地雖然也極力的勸解他們，請他們不要這樣的激烈，並且敦勸回教中的領袖，勿任回教徒的同胞，作暴烈的舉動。因為罷工和罷市等事，在回教中人行之，更爲厲害，他們協合的發誓不爲英人工作，不與英人交往。在一九二〇年的七月八日，他們聚集了極大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間，差不多要宣布印度共和國的正式建設。那時英皇太子，出巡到彭貝，那些領袖們竟不去謁見；並且更努力抵制英貨。又不飲酒，使售英國酒的營業，自行停閉。更竭力的去做紡織的工作，以爲基本的活動。從另一方面，有大部分的印度自治議院中的委員，也都不主張崇尚暴力，這卻有助於甘地的主義不少。

在八月中，慕拉 (Moplahs) 地方，屢次要發生革命的事實，紛

亂不堪，竟延長至數月之久。甘地便到那地去設法勸導和制止他們，不料同時，英政府卻將回教徒的幾位領袖提了去，用私自聚會，反抗政府，加以罪名。因此又引起人民的公憤，羣衆宣言贊助那被逮捕的領袖們的主張，且不絕的出了無數暴動的事實。在這時甘地便不得不鄭重的宣言，自己始終與回教徒的領袖們合作的精神，願和其同受苦。不久，那些被捕的領袖們便由英政府定罪，每人均監禁二年。印度的自治議院，因為甘地的宣言，也便決定一致的反抗英政府，不再納稅。那時他們規定對內一方面要用自治的規條去約束羣衆；對外一方面，卻正式的拒絕英國政府的命令，表示不合作的決心。我們須在這裏注意一下，印度人民反抗英國政府，並非受議院和甘地的驅使或

挑唆，乃是完全出於他們一種愛國的熱忱。正在印度人民同心一致反抗英政府的熱度最多的時候，恰巧在十一月十七日英皇太子又到了彭貝，那時大眾便同盟的紛紛罷工罷市，以表示印人的反抗精神，但卻有些少數的富貴人們，偏去設法對英太子獻媚。於是便激起羣衆的憤恨，就焚燒了他們富貴者的居宅，劫掠了他們的財物，甚至殺傷了他們的家人，侮辱他們的婦女。這種無理的暴動，雖然在印度的人民中間，只發生了這一次，但已將甘地的心擣成粉碎了，甘地悲傷着的心靈，如同受了鋒利的箭簇一般的痛苦。當羣衆正在暴動的時候，甘地原想跑出去禁止他們，但他們見了甘地，以爲他們的領袖是出來鼓勵他們，便立刻歡呼迎之。那時羣衆約有二萬人。甘地呼他們靜止，向

他們勸喻，以爲：富貴者們的行爲，也是他們自己的權利，別人不能妄加干涉；並且出之以暴動，則更屬極不應該。衆人聽了，雖然有暫時的靜默，但不久便又恢復了他們噪鬧的狀況。甘地對於這樣狂熱的羣衆，一時也沒有什麼制止的方法，雖有理智，也將無所用之了。

這次的暴動，雖然只是局部的，但很足碎了甘地的苦心。在這次事情發生了以後，他便宣言說：『……你們這樣的舉動，便足表明你們對於反抗英政府的程度尙未能達到；從此我們將收回反抗的宣言，以靜待將來的時機罷了』。同時他又說：『你們這種無理的暴動，都是我一人的罪過』。於是他便在每星期中禁食至二十四小時之久，以刑罰自己。

關於彭貝這次的暴動，在歐洲人眼光中看來，尚不算什麼希奇；但對於度印人的全國大運動，整千整萬的男女，情情願願的被捕受苦，而至終不怨；當英皇太子到了加爾各達的時候，那樣的大城中，差不多好像沒有人烟一樣。這樣萬衆一心反抗的精神，卻不無引起歐洲人民的注意，而不容漠視了。在那個時候，印度自治議院的委員們召集了全國國民大會於阿海馬巴德 (Ahmedabad) 地方。那會中的會長，便是曾經被英政府逮捕過的人。他們在極短的時間中議決了預備受種種的犧牲，以達到不合作的最後目的。並且，那些委員們自己知道將不能倖免於英政府的羅網，便決定將一切政權，均委之於甘地。他們共同規定除了兩件事：（一）對於國家信條的改革，和（二）與英



政府媾和，須得全印度人民同意以外，其餘的事務，甘地都能有自主的權力。在這次的大聚會中，雖然也有少數人仍舊主張採用暴力的反抗，但大部分的人，因為尊重甘地的主張，卻不讓那些建議通過。在這次聚會之後，印度人民，忽然受了一種宗教上難能的衝動，發出極端的愛國的熱忱，竟有二萬五千餘男女，情願投入英政府的監獄中去，甘心忍受不自由的痛苦。並且在他們的背後，卻更有千萬羣衆準備做他們的繼續者，為他們的後盾。這樣實在足以表明他們對於外力壓制的反抗和愛國熱心的堅決了。

(二)

這些願意到監獄去受苦的印度男女，大足以感動了甘地既經灰冷的熱心。這實能喚醒他頹喪的意志，不啻告訴他說印度人民反抗英政府的能力已經有了，其程度已經到了。

甘地在彭貝的小城中，甚能得着人民的信仰。他看了那城中人民堅決勇毅的精神，便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致書於英政府的當局，婉勸他們改變其對待印度的政策；否則印度人民未死，將以民事上的義務反抗暴力。（如不納稅等——譯者）。在他這一封信去了之後，尚未會得着正式的覆音，卻不料印度人民又舉行了大的示威運動。在人民遊行街市的時候，巡捕便出來干涉，因此雙方衝突，巡捕就開鎗轟擊人民，人民也不恐懼，奮慨的和他們決鬥，終以衆寡的懸殊，巡

捕的鎗彈放完了，便逃入捕房，以避羣衆的兇焰。於是捕房便受了圍困，且又舉火焚燒，毆殺巡捕。這次的風潮擴大後，雖和甘地無關，但他的心爲此痛極，便又決定撤回他對英政府的宣言，雖是不免出於翻覆無常的舉動。他又在印度的青年報紙上承認自己的過失，他以爲自己的主張終難實現，因此十分的愧對印度同胞。但他同時又存着一種希望，他以爲這或許是上帝給他一個老實的教訓，在這裏面深藏着奧妙的意義，也未可知。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甘地到印度的自治議院中去，宣布民事上反抗政府的時機，現在尙未會到，雖然有些人不免疑惑他的翻覆太快，但大多數人卻還能信從他。他一方面承認自己原和別人一樣，

難免於錯誤；一方面卻更鄭重的申明，希望印度人能夠遵從二者：（一）真理，（二）非暴力主義。他並且極不願表示自己有什麼天賦的特權，他說：『讓我們的仇敵去笑我們的胆怯，但我們決不可違背上帝，拒絕真理，而致叛逆我們原有的主張』。他不但這樣的宣言了，並且又在宗教的生活上，實行懺悔，祈禱禁食，以省自己的過失。他有一次禁食，竟至五日之久，這只是出於他自動的誠心，並沒有什麼絲毫的勉強。所以他說：『我好像一個醫生，現在正在醫治一個極疑難的症候，這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告絕了不再醫治下去；自己退後了。（二）是加增自己的能力，一直的努力上去』。他又說：『我情願受罪茹苦，甚至於死亡，但願你們不用暴力』。他的這種忍耐堅強的精

神，真是令人佩服，便是在歷史上也不多見的；他在道德上的造詣，蓋已登峯造極。然而在政治上的眼光看了，他卻又難免於錯誤：因爲他每在正當鼓起人民的公憤，羣思效命的時候，忽又消極的退讓起來，屢次打消了羣衆的熱念，實屬坐失良機。這原是不錯的，因此故有許多人，不讚成甘地的方法，以爲這些忽冷忽熱的方法，是不對的。所以印度人民中一時就又分做兩派，第一是主張繼續的直接幹下去，不要退縮，不要消極，對於甘地是表示不滿的。第二，便是服從甘地的主義者了。

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印度自治議院的委員們又召集了會議，雖然有人正式的反對甘地的主張，但經大多數的服從，甘地

的主張，仍舊爲委員們所信任。甘地經此次的反對，知道有許多人正看他爲迂闊不堪，不肯贊助其主張，於是他便在三月二日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大意是這樣：『我現在是處於孤獨的地位了，但這是不要緊，因爲我從來是個孤獨者。我也曾得過偉大的權柄，我的朋友們皆勸我勿把這樣的權柄失去，但我卻始終淡然視之。：我不願聽受別人的鼓噪，只願靜聽自己靈魂中的聲音。我對於不合作的主義，實不能不承認印度人的程度尙屬幼稚。他們雖能暫時的服從，但結果仍不免於暴動。我們現在只須以冷靜的態度去履行心中的見地，雖然信我者極少，或竟至無人再信我，也不妨事的』。他又對那少數真誠的服從者們說：『你們若是不能信從真理，皈依於不用暴力的主義之下，則你們

不如早些退出議院，勿再去爲政治的活動了罷！他的這種言語，實是出於衷心的鬱結和煩悶，但他的自尊的氣節和自信的決心，卻能因此而益顯。他這時的境况，正似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懇切的祈禱時一般。因爲他也明知道自己距離被捕的時期已近了，但他卻無一些恐懼和畏縮，他只以爲雖被英政府逮捕了去，至多也不過給他以一種休息的時間罷了。

### (三)

甘地有一個長久時期的預備受英政府的逮捕，他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日起，差不多已將一切的事務都佈置妥當，以爲將來被捕交卸

給別人的地步；並且做了一篇好像是一種遺囑式的文字，在其中把自己若是被捕以後，印度人應該怎樣向前做去的辦法，詳細的規劃好了。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發生了甘地被捕的謠傳，但後來到底證明是非實的。甘地在那時會作了一篇很爽快而沉痛的文字，表明自己的志願，他說他絲毫不懼英政府的刑罰，雖使英政府再加上幾倍的暴厲。他更說他惟恐對於自己若是被捕後，印度同胞因此而發生了暴動，真是十分的畏縮！因為這便是他所視為第一羞辱的事，若是在這裏表顯出印度人缺少自治的能力，他便斷絕了原有的希望了。所以他說：『我極希望當我被捕的時候，印度的同胞，都能表彰其高貴的自治能力，不但不會發怒而暴動，且各人均當歡喜！因為英政府平日只把我



看做印度不合作運動的唯一領袖，是印度人要求自治的原動力，倘或把我收伏了去，便可以將印度的民氣消滅了。現在，我若是被他們捕了去，便可藉以證明他們的理想是否確實；我們的能力是否薄弱？這正是我們印度人自表的一個好機會，故我極望同胞們在這個絕好的機會裏，勿把自己的弱點顯出來，而恣意的去發生暴動行爲。他又說：

『英政府所以不來逮捕我的緣故，便是因為害怕印度人民的憤怒和暴動，但這並不能使我藉此自傲，且使我在這裏明白了我們程度的幼稚，却給我以極大的悲傷！甘地的志願，便是希望印度人從自己的身上滅絕了暴動的行爲，勿採取破壞的秩序，若是他被逮捕了去，在印度各處勿因此而發生什麼示威的遊行，激烈的運動。印度人所當謹

守而遵行的唯一抵制方法，便是不合作，學校和法庭以及一切與英政府發生關係的事業，都不應該參加，而概行謝絕。但這是應該出之以安詳的態度，和整靜的秩序，若是印度人民果真能夠照這樣的做下去，必將獲得最後的勝利，否則傾敗便在目前了。

甘地一切都預備好了，便到亞哈摩附近的地方去等待着英政府的緝騎。那時他的態度極其安適，和他的幾個得意門人同居，十分的優遊鎮靜。他不但懼英政府的逮捕，且很歡喜，因為他希望他在被捕之後，印度的人民或可藉此而遵照他的主義做下去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英政府的緝騎，果真到了那裏，那時甘地早已預備停妥，便立刻隨了他們前去。當他被捕後，走在路中，他遇見了他的朋友也

是一個回教中有力的領袖，特來和他握別；並且那位擔任青年印度的主筆也跟了來，甘心和他一同受捕，聯袂的偕往監獄；他的妻一陣隨他們到了監獄的門首，被阻了方始回去。

到了三月十八日——是一個星期六——英政府便爲甘地特地開了一個極大的審判，那位審判官就是亞哈摩地方很著名的審判官柏茹姆斯費洛德（Broomsfield）氏。那次審判因爲審判官與被審者——甘地——都是非常的大方和暢爽，所以是一個世界感知的著名的審判，現在只撮要的說個大略在後面。

但在沒說甘地受審時情況以前，首先要申明一句，便是：英政府爲什麼在這時不能夠再加忍耐却偏要把甘地捕了去呢？甘地不是曾經

極力的制止印度人民的暴動麼？現在把甘地捕了去，豈不更將激起人民的憤怒麼？這實是一個疑問，其實在英政府方面看了，也是很爲難的，英政府對於甘地固很怕他，却也很尊敬他，便是平時和他有什麼交換，也能給他以相當的敬禮，此次竟出於逮捕，却也是由於不得已哩。因爲甘地在一方面制止印度人民不要暴動的時候，一方面自己却寫了一封長信給英政府的當局，那信中的措辭；頗覺激烈，且鄭重的表明，倘英政府不能收回對於印度人民的各項暴虐政策，便將立刻停止民事納稅等原有的義務。那信的大意是這樣的說：『我們現在是不能再和英政府合作了，因爲你們用強暴欺凌弱小民族，竟使不可復忍；我們決不能再和你們合作下去。並且，你們若是再這樣堅持着執迷

不悟，則行將見羣衆離叛，有公正的上帝執掌世界，你們也不能再稱爲「大英國」了！我們自一九二〇年便開始和你們抵抗，現在仍舊是繼續下去，誓必堅持到底；雖是不用暴力，却永不願和你們妥協！我惟有求上帝給我們充分的耐力。一面始終不用暴力，一面誓不承認無理之壓制。……這封富於革命意味的信，引起了英政府當局的忌怒。於是英政府便下了逮捕他的決心，並且以他不敬重政府，且極力的煽惑羣衆要去推翻政府的罪名去控告他。又以甘地從前屢次的宣言，以證明他的有意背叛。在開審的時候，甘地並未會延請什麼律師去爲自己辯護，只是自己很爽快的在法庭上承認其罪名。英政府所聘用的律師在法庭上極力的申說甘地雖未曾採用暴力的主張和行爲，但他的言論

，却足以爲羣衆暴動的導火線，並可引起人民對政府離棄和憎恨的心理，因此在彭貝等地方，所已經發生的各種暴動，仍須由甘地完全負責。甘地聽了，便站起來對法官說：『我有很多的地方是錯誤了，我心中對此真誠的抱歉，並且精神上也常常受着深切的痛苦。現在原告律師所說的話，都是很對的，我真是一個有罪的人，我非特完全承受這些罪名，並且在原告律師所說的之外，尚有許多我的罪過，我也不願卸責。因爲律師只說我在近兩年內所做之事，不知我在兩年前也會有了很多的成績，這些成績，我也不願拋棄而不談的』。甘地又說：『我所做的一切，自己也深知道那真是好像用手去捧着火炬，是富於冒險性質的；但是，倘使你們現在大量的釋放了我回去，我仍舊是要

這樣的做去。你們也都知道，我是不主張用暴力的，我的信條是這樣，我的行爲却也沒有什麼兩樣。我也知道印度人民不能完全遵守着個人的信條，我常常引以爲大憂。現在，我決不願望你們減輕了我的刑罰，我甘心情願受最重的刑罪；我不願向你們求恩討饒，我只求你們快快的來定我的罪。凡我所做的事，我自己都十分的明白，在你們看來，我自不免是政府的叛徒，但我自己却相信我是始終盡責的一個良好的國民哩』。最後，他又向那位審判官說：『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好走：第一，你現在把你的職任辭去，不必管這樣的事；否則第二，你便須用重刑來罰我。若不是這樣，則你便是不能盡忠了，因爲我已經明白的承認了我完全的罪過了』。他同時又會發表其長篇的露佈

，對英政府的當局述說自己已往的歷史，大意不外說：從前他原是忠於英政府，想爲英政府效力的；直到一九一九年以前，尚堅持着這樣的意見。但是，英政府是太不對了，他（指英政府）用盡了各種殘酷的手段，任意的蹂躪印度的人民，於是便不得不提倡不合作的主義。所以不合作主義的產生，只是出於英政府的動力，而不是由於印度人民的發難。英政府在印度所訂的各種法律，只是些弱肉強食的規條罷了，印度是被英政府摧殘到了極點了；英政府在印度所做的是，都是蔑以復加的酷烈手段，凡此都是不願和印度合作的表示，而實足爲明顯的證據的。他（甘地）所做的各種事業，是給印度人民以一種新的力量，運用着新的精神，非暴力的主張。



審判終了以後，審判官便判決了，向甘地說：『我真是很希奇你對於各項罪名，都願意承擔，這樣使我能夠很便利的判斷了。你平時是受着印度人民的尊敬，我極不願現在以一個犯人看待你。請你聽着，我現在判決你的罪，真使我心中十分的不安；原是，我總是以別人的過失放在自己的心中難過，但對於你卻更加這樣。現在，你自己既完全的承受了，我也就沒法挽回了。我要援引泰立克氏（THURK）的前例，判決你以十二年有期的徒刑，你願意麼？對於你的判決，如能設法減輕，真是我心中所深願的，然而你看這樣已經是很從末減，不能再輕少的了』。這位審判官，可以算得是十分的寬厚了，但甘地卻更覺大力的對他說：『蒙你照鐵氏的前列以判決我的刑罰，這真是

榮幸不過的了。你這樣的判斷，真是非常的公平，我極能滿意」。於是這空前的大審判便在此告了終結。那時，青年印度的主筆——貝可氏（Banker）也在法庭上效法甘地完全承受自己的罪名，但其罪終較甘地輕些，故減輕至監禁一年。甘地的親朋當時聽了審判官的判詞，便十分的傷心，竟忍不住的哭了，但甘地卻一些也不懊惱，面上反顯出很自然的微笑，愉快的被領入監獄中去，度其鐵窗的生活。

#### (四)

甘地的聲音，自從他被捕入獄以後，差不多已經停息了。但是他那偉大高貴的靈魂，堅忍不撓的精神，卻仍能激勵着無數新印度的覺

悟者。

甘地從獄中對印度人民所傳出的言語，共總只有三句：（一）和平；（二）非暴力；（三）犧牲。

若是在距今二三年前，甘地要被英政府逮捕了去時，則必將因此激起極大的風潮，或竟至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現在卻不然了，印度人民對於甘地的言語，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所以自從甘地入獄以後，便也有幾千印度男女情願拋棄自由，去步他的後塵。在印度民族中，有一派名為塞克族，（Sikh）按此族人體格高大，現在上海的印度巡捕即屬此族。——譯者。——他們是孔武有力，性情強悍，酷愛戰爭的。當甘地入獄以後，印度人中有一派是受了英政府的保護，以攻擊

他們的同胞；但那另一派人則情願履行甘地的意志，那塞克族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一次他們有一個大的聚會，有上千上萬的人民，聚在一個大的廟中，要用精神的祈禱以清潔他們的身心。那時英政府却派遣武裝的警察去逮捕他們，有些警察用鐵槓擊他們，驅逐他們，他們並不抵抗，並且不斷的虔誠着祈禱，這真不能不使人驚嘆於甘地感化能力之大了。便是那些素來喜歡鬥狠的人，也都能溫文恭順，這便使英人視為絕大的奇跡，他們以為印度的新世紀確已到了！

當那時雖然尚有一派人對於甘地表示反對的態度，以為甘地是太保守了，退讓得太過分了，所謂不合作的運動，在現在尚不能適用，欲救印度，當改用一種積極的新方法。但這終是少數人的主張，未能

得着印度人的同情。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裏面，印度的議員們仍舊是忠心於甘地的主張。那時有人又發起抵制英貨，便受許多人的阻止。恐怕因此而引起了羣衆的暴動，所以那種發起，也終歸於消滅。不過回教中人却仍舊是極力的抵制，不肯稍降其熱度罷了。

甘地雖是已經入了獄，不合作的愛國運動者好像因此而失去了他們的領袖，但是從大部分上看去，那種運動不但沒有退步，却正在進步不已哩。這樣真是使一部分英人吃驚，以爲這真是出了意外的事！印度人民雖然沒有明顯排貨運動，但在一九二二年間，英國在印度的商業經營，由統計所得，卻損失了二千萬之鉅。並且，在甘地入獄的時候，更能有三萬印度人民，也都出於熱心情願同入監獄中受苦，這

樣更足證明印度人已經有了覺悟，他們內部有了堅強的團體，一致對外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足以證明甘地的主張和其精神，實在未曾因為他的被捕，而稍形頓挫哩。

### (五)

現在本書已將述完，但在這快要結束時，讓我們來問一問：英政府此後果真能夠改良其對於印度人民的待遇麼？在印度人民方面又可以問：印度人民此後對於他們的理想果真能夠堅持到底麼？我們已經知道印度人民對於甘地是有很堅固的信仰的；但是印度人民的自己對於甘地理想的信仰，是否從他們民族歷史上已經尋着那理想的可靠背

景，而自然的去相信呢？還只是出於甘地個人的主意而不適合其民族的精神呢？倘使，甘地的主張，只是出於他個人的理想，沒有什麼民族歷史上的根據，則那種主張，必定難以支持長久，並且立刻就要消滅的。我們既認識了甘地的主張是非暴動的主張，更該進而認識這非暴動主義的由來。非暴動主義在印度的歷史上，是有極分明的淵源，並非個人一時的創說，這可以在印度人民所崇拜的維士努(Vishnu)（註一）以及釋迦牟尼也會有同樣的主張，便是證明的。這主義只是印度人民歷來思想上同一的傾向，印度歷史上燦爛的結晶體，甘地不過要把牠從自己身上實現出來罷了。因此甘地實是印度人民的代表，他能夠代表全印度民族古今來一貫的精神，使在自己身上放出一大異彩

，他真不愧爲全印度人民的唯一模範了。

（註一）維士努是度印人民所崇拜的三尊菩薩之第二位神。

現在，印度民族的精神，正在澎湃，好像是有一種新的發展的勢力在其中，這便是因爲甘地所提倡的主義，深能符合他們的心理，他們秉承着歷來民族遺餘的精神，忍受着甘地從他們心中所給與他們的啓示，他們心中的光明便不禁燦然透出了。其實，印度人這種純潔理想上完美的主義，不但可以拯救他們自己的民族；且可用以爲現世界明朗的救星，他們現在雖然在肉體上不免犧牲，但因這種高貴的犧牲，將使他們的國家民族成爲神聖而清潔。所以印度人民現在當深明此義，知道自己犧牲，便是爲的要使全世界得着更新的生命。



猶太人的心目中，原有他們的『彌賽亞』，他們盼望着『彌賽亞』的降臨，已很長久了，但當他真來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接待他，並且發狠的將他釘在十字架上。現在，印度人的盼望，也不下於當日的猶太人，但當他們所盼望的那一位來了時，他們便能立刻的認識了他，所以能和他共同做犧牲的工夫，使世界能夠因此得救。不過在一二世紀之頃，基督教徒的信仰耶穌，還未能十分的堅定而確切，他們常存着迷離恍惚的信念，熱烈的恐懼的希望和防備耶穌的再來。現在印度人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弊病，他們既然相信着犧牲的可貴，但他們卻極盼望以其犧牲的代價，可以換取他們印度的自治。印度的自治，只是政治上的一種目的，在現在的時勢上看來，或許也可達到，因為現

在東方各民族如印度，中國，日本，以及各地的回族，都已經有了民族獨立的要求，勃然興起，紛紛地羣謀活動。印度人民在這樣如狂如蕩的潮流中，不難獲得其自治的目標。但是印度的自治，真不是一種什麼緊要的，或竟可以說那是不算什麼的一回事；我們在印度民族最近的覺悟中，最盼望印度人民能夠始終堅持着那非暴力和犧牲的精神，給全世界以一個極大的供獻；使前此歐洲大戰的慘劇，不再演於世界之中。

我們知道現在的世界仍是免不了戰爭，或者可以說現世界便是一個戰爭最激烈的世界，也無不可。但戰爭並不是憑空而有的事，我們必尋繹其所以造成戰爭的惡因何在，於是我們便可以知道這惡因不外

於：狹義的國家主義，破壞的革命思想，做自由而行專制的共和政體，在近百年中由於科學發達的影響所組成的殘忍的工業制度，服從多數烏合主張的偽哲學，以及輕視靈性而專重物質主義的經濟制度，……等。這些惡因，便是造成戰爭罪惡的淵泉。由於這些惡因，竟使歐洲近代的文化，勢將斬絕。若再窮究這些惡因的來源，則我們又將知道其根本的原因，便是舊約中該隱殺亞伯的人類共有的殘忍根性。所以在現代無論是革命的無政府黨，鮑爾施維克主義以及各項二黨的組織，都免不了殘暴的行爲。在數十年前，強權不過是勝過了公理，但到了現在，強權卻竟然就是公理，公理已經被強權吞下去了。這是成了一種什麼景象呢？在這快要滅亡的老世界中，我們是沒有什麼希望

了，這世界中是充滿了無邊的黑暗，沒有一些光明，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避了這茫茫的浩劫了，現在的教會，雖會供給世界以許多美意良言，但他那些言語仍舊是十分謹慎的；是絕不願意輕易于犯那些強有力者，而惹起他們的怨恨的。因此他們的美意和良言，便也失去了羣衆的信仰，而成爲無能力的空談了。教會有時縱使說了些勸勉和警戒的話，但那些也只是陳舊的，別人已經說過了，這便失去了製造那奮勇的強健的精神了。譬如說「愛」，「自由」，「平等」，……等義，在今日的教會中，已經和一種老生的常談一樣了。因爲教會缺少真實的行爲去證明真理，所以真理便埋沒在無補的空言裏面了！至於甘地，他是高倡犧牲的，但他不但是口頭上這樣說出，且能從行

爲上表出；不但是教別人實行犧牲，且先從自己的身上犧牲出去。所以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夠用真誠勇毅的精神去感化羣衆，以貫徹他的主義。在這一點上，甘地和太戈爾有同一的主張，在這裏也足徵印度民族的精神，對於犧牲意義的透澈和貼切了。讓我們暫且引用太戈爾的言語在下面：『我真心的希望印度人民能將犧牲的精神極力的發展起來，出之以堅決不磨的意志，這便能獲得真的自由快樂，比較印度獨立的快樂還要偉大。……西方民族所想要的只是物質上的享樂，所以隨便他們怎樣宣傳提倡和平，解除武備，但前途的危險和欺詐，卻每因此而愈加多了起來。所以印度民族今日惟一的大責任，便須將這種真理闡明：道德的能力勝過於殘暴的能力。這種真理，並須由我們

這毫無軍備弱小的印度民族去實地證明出來。我深信人類的演進是從屬外（形體的）的暴力而進於屬內（精神的）的非暴力。我們在身體上雖是受了種種的虐待，束縛，和壓制，但若在精神方面，卻能因此而得着解放和自由的快樂，則也頗值得啊。耶穌曾經這樣說：「凡跟從我的必能得着真的自由」。甘地也深知這樣的奧義，故他能夠引領羣衆這樣的做去，在這一點上我對他是極表欽佩的。他在身體的方面雖是很柔弱；他在形式的方面，雖然是單薄而缺少援助，但他在精神上卻有一種偉大的堅強的永不會失敗的靈力，藉此去創造開闢，和建設。所以印度的存亡，並不繫乎物質體力的漲衰，乃是持乎靈力——那超脫於物質以上的一種大力。由於這種靈力，我們可以決定其能將

人類的地位提高，能把人類在物質上的競爭化成靈性上和乎的快樂。因為物質上的競爭，只是西方文化的特產；我們現在却須急起直追去為全人類戰爭。我們須明白人類精神上唯一的束縛，便是那自私自利的狹義的國家主義，已經密密的組成了堅厚的網，而將人類的身心都層層裹在那裏面了。我們應當快快設法去撤除那密密層層的網，解放那墮入網中的人們，使他們由此獲得他們應有的自由。所以我們應該像向繭中的飛蛾說話的一般向他們說：「天空中的自由比那繭裏實在舒服得多了！」原是，在我們印度，「國家」這個字是從來沒有的，現在卻有了這個字，只是從別處輸入來的罷了。因為我們所依賴者並非什麼形式的國家，乃是高尙的上帝。我們只依靠着他，便對於世界

上一切的掌權者，富貴者，擁有武力者，能夠毫無恐懼的出以光明勇敢的抵抗。這樣便能顯出他那偉大的永生的能力，這樣便能證明物質終歸毀滅，靈力則長能運行不敝的真理。並且，由於這樣，人類便可臻於真的自治的境域，獲得真的自由的快樂。我們深知這樣的大道理，雖然我們是被稱爲「東方被遺棄的民族」，却定須努着力去爲全人類謀幸福，爭得他們最真純的自由哩！

至於甘地，對於太戈爾的這種意見，完全一致，所以他也這樣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和全世界的人們做朋友。我們所堅持的非暴力的主義，現在既然已經到了人們的腦中，這便不會立刻消滅的。不但不會立刻消滅，並且將要和全人類同在，直到全世界真到了和平的光



明的樂土』。固然，現世界距離光明的樂土的地位還遠，我們更不必自欺，去臆造些妄念來安慰自己。我們在五十年前，確會見過許多假冒爲善的，胆小的，以及暴虐的人們，並且由此演出無數的慘劇，但我們又從這裏得着了真實的教訓，便是人類決不會因爲這些便阻止了相愛的熱忱。我們須知便是最壞的人，——甚至殺人劫貨的盜賊，也有人類良善的根性在他們的良心裏面藏着。我們也會知道物質的巨索已經將二十世紀的歐洲束縛得不得喘氣了！經濟的定命論，也已經將未來的歐洲的命運斷定了！並且歐洲又承接着數百年來殘忍殺戮底先民的惡根性，和那些以訛傳訛的制度與組織，已經把歐洲罩上了堅固而黑暗的殼，不讓一些光明透進了！但是我們是深信着精神上的靈力

是偉大的，終久定能將那個外殼解除了，使殼裏的人再見着青天和白日！那些被自私自利的油濛了心竅的崇拜武力者，任憑怎樣的去鼓吹去顛播，而我也始終要堅持着非暴力的主義，絲毫不爲他們所動搖。便使全世界中人相信非暴力主義者減至極少的數目，也沒有什麼妨礙；便使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相信了，也終是很好的現像。

我們須知，信仰是什麼？便是一種戰爭；非暴力的信仰，便是一種最積極的戰爭。因爲到和平的路，並不是一條懦弱畏怯的路。非暴力的仇敵，並不是什麼暴力，乃是懦弱畏怯。那些懦弱畏怯的人，只管口中高唱和平的聲調，而終不能把自己獻給全人類，爲全人類去實在求得和平的幸福，這便是非暴力主義的大敵！因爲懦弱畏怯的人

，是沒有什麼信仰的，而非暴力主義都必須有堅強不拔的信仰做其唯一的根基。『到和平之路，便在於自我的犧牲』！這就是甘地從他自己行爲裏所誥誡我們的一個新教訓。綜觀甘地所行的事，直到現在，只缺少一樣了，這便是十字架的最後犧牲。但是我們等着罷，恐怕就快要成就了！不過釘耶穌的並不是凶蠻狂暴的羅馬政府，乃是猶太的百姓；現在英國政府，雖然不能比較當時的羅馬政府有什麼優點，但印度人民卻比猶太百姓要好得多了！也是因爲這個原故，便使甘地的十字架，尙未會真個貼着他的身體。

我們該將眼光放遠大些看去，東方宗教精神的大奮興，原是有長短高下的不齊，因爲時勢的變幻，便也隨着動移，然而甘地這種遠大

的精神，却終須得勝的；因為甘地已經把這種不可企及的精神，實現到真的人生中去，供給全人類以一條新的路了。